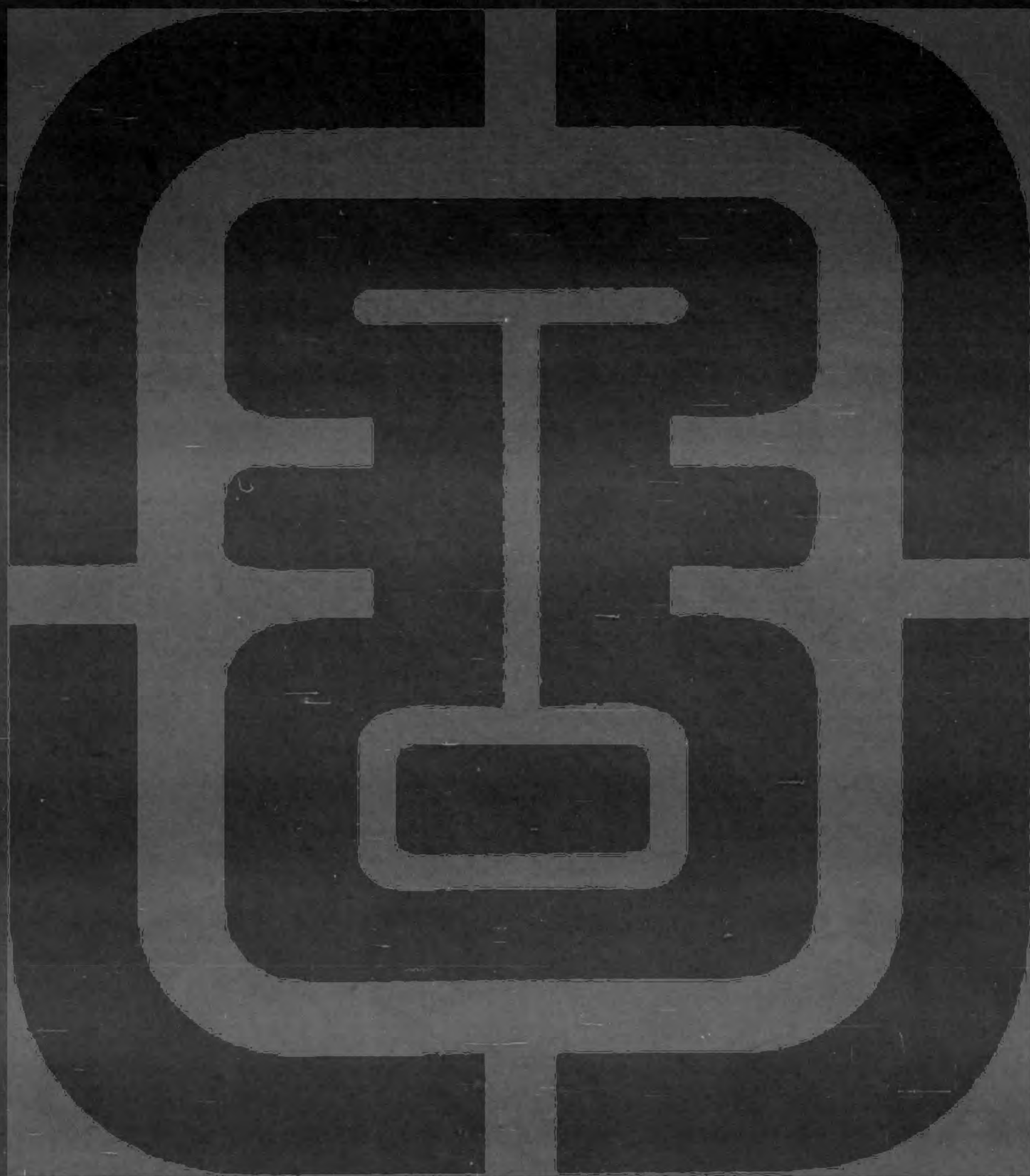


學海類編

第八十五册





歸潛志卷第五

金 渾源劉 祁京叔著

王翰林彪字武叔大興人貞祐五年經義魁也爲文頗  
馳騁波瀾性疏放嗜酒不拘細事初對廷策宣宗喜  
其文以爲似古人特授太子副司經國史院編修官  
進司經末帝在東宮頗見知後入翰林爲應奉遷修  
撰出爲平涼府治中入爲待制出刺州未赴南京被  
圍執之服藥死嘗賦呂唐卿海藏齋詩云虛曰雲中  
含法界輓紅塵底寄虛舟又只應烏帽紅塵底相見



蒼烟白鷺洲亦可喜也

張翰林邦直字子忠河內人少工詞賦嘗魁進士令平陽南渡爲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在館五年從趙閑閑游性樸澹好學敬善謙甚士多愛之閑閑本注太元子忠嘗言親授於關中隱士薛子明因相與講辯甚久俄丁母艱出館居南京從學者甚眾束修惟以市書惡衣糲食雖仕宦如貧士也同年如雷宋諸人皆聲名意氣相豪子忠獨恬退以學自樂正大初余先子入翰林子忠從之游後先子下世

有挽詩云桃李雙鳧鳥風霜一豸冠才華驚世易勲業到頭難白日空金馬青天白玉棺傳家有賢子文采似歐韓甚爲諸公所稱先子沒與余善後南京被圍闕食余遇之富城西弊衣藍縷可憐已而聞鬻卜天街值一回鶻問卜子忠以文語應之爲回鶻所歐北渡將還鄉道病死哀哉

張翰林仲安字晉臣燕山人貞祐六年詞賦冠軍爲人謙謹有禮法時輩稱焉爲文亦平暢得體尤工詞賦自居太學有聲入翰林爲應奉秩未滿卒士論皆惜



之

高斯誠法賜大興人至甯九年經義魁也論書有學問與王從之李之純游爲詩文恬淡自得初調鳳翔府錄事爲行部檄監支納陳州倉因忤郡魁吏搆之下獄幾死已而赦免病終頗喜浮屠自號唯庵與余先子善

劉遇鼎臣真定人與定五年詞賦魁也少與王從之周晦之游兼經義學有譽南渡爲國史院書寫已而擢第應奉翰林後出爲鄜州帥府經歷官遇害嘗與余

同文會且同試於庭

張翔茂進太原人進士爲南京權貨司勾當官遷南京運使出爲太康令莅官清方有治聲好書從士大夫講學爲文作詩有志於時名遭亂歿卒與余交最善董治中文甫字國華潞州人第進士南渡嘗爲大理司直後爲河南府治中卒自號無事老人爲人淳謹篤實學道有得其學參取佛老二家不喜高遠奇異循循當道臨終預知死期齋浴而逝時人異之興定初余先子居喪淮陽公乘傳過焉談道竟夕余時爲童



子竊聽窗下蓋其於六經論孟諸書凡一章一句皆  
深思思而有得必以力行為事不徒誦說而已既去  
先子大稱之後於郝文國才處得所著一編皆論道  
之文迄今藏余家其子安仁傳其學亦謹厚人也  
申編修萬全字百勝高平人與其兄無移百福俱擢第  
百勝爲人沈重不妄交好經學勤動君子儒也嘗爲  
鄭縣令愛民慎獄不爲赫譽邑民便之後召入史館  
俄攝監察御史應奉翰林居京師朝歸閉門講誦不  
出覩時事不愜意屢欲以母老歸未果也正大末爲

南伐行臺辟掌書檄至淮上大雨宵行溺水死士論  
惜之趙閑閑爲文以祭哀甚初百勝在太學與雷文  
希顏及余先君同舍相善先君嘗稱其爲人後入朝  
先君已下世余因得游從爲文亦典雅有體

許國至忠懷州人少擢第有能名性閒淡不銳仕進居  
盧氏西山下不赴調數年後召爲南京豐衍庫使傾  
家貲市書後告歸趙閑閑諸公多重之余嘗至其家  
弊衣糲食環堵蕭然蓋清苦之士也未幾病卒

王貢安之北京人參知政事之翰從子也擢第以修潔



稱南渡得度居鄆操行純謹時人重之後病卒  
王彧子文洛州人少擢第南渡爲省掾睹時政將亂一  
旦棄妻子徑入嵩山剪髮爲頭陁自號照了居士改  
名知非字無咎居達摩庵苦行自修朝廷初疑焉遣  
使廉之知其非矯僞乃止當世號王隱居名甚高後  
十餘年忽下山歸其家復與妻子如舊妻死更娶又  
爲洛陽行省參議遭亂不知所終嗟乎有始有卒者  
難矣哉

馬天來元章太厚人擢第與雷希顏宋飛卿同年爲人

詭怪好異又喜爲驚世駭俗之行人莫測焉南渡爲  
史院編修官居常麻絛草履沈浮閭里殊無朝士風  
雜學通太元數又善繪畫及塑像雖居官輒爲人塑  
畫自神頗善李屏山當屏山歿爲寫真且題以贊皆  
怪語末曰若到黃泉見魯仲連藺相如道余傳示其  
狂誕如此後以病終

楊戶部稹字正夫吉州人少擢第有能名南渡爲左司  
員外郎頗與權要辯爭以罷後爲戶部侍郎又行部  
河中北兵攻胡壁堡將陷正夫知不免先使其妻子



學海類編 卷五 言述  
赴黃河已從之死爲人慷慨有氣節士大夫多稱之甚可惜

李中丞英字子賢遼東渤海人布衣以氣節聞後擢第爲省掾貞祐初北兵犯京師與侯摯田琢偕請行提兵扼居庸關屢戰有功擢宣差都提控南渡召爲御史中丞詔與元帥庾壽同率兵援燕都至潞州遇北兵戰死初子賢之出也河南民望太平遽喪敗天下惋惜朝廷褒贈焉

田總管琢字器之蔚州人少擢第爲省掾貞祐初北兵

圍燕器之慨然求見願出招鄉里義兵守要衝宣宗壯之擢同知蔚州節度使得兵數千屢與敵戰有功遷濬州防禦使宣差都提控南渡駐軍陳州久之命守華州領節度使戰潼關下軍敗歸罪於其副任鑄斬之改東平路轉運使俄命守益都爲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張裕之變逐器之以城北降朝廷召之將加罪道發疽卒趙閑閑有送器之詩云田侯落落奇男子主辱臣生不如死殿前畫地作山西願與義軍相表裏恨我不得學李英愛君不減侯莘卿橫野仔



尸三十萬潼關大笑哥舒翰

梁翰林詢誼字仲經父絳州人戶部尚書襄子也少游太學有聲爲人多膂力尙氣節慨然有取功名志屏山諸公皆壯之尤與雷希顏善文章豪放有作者風旣擢第復舉宏詞爲應奉翰林文字出爲上京畱守判官宣宗南渡宗室萬奴叛據上京獨仲經父不從以節死朝廷優贈之

韓府判玉字溫甫燕人少讀書尙氣節擢第入翰林爲應奉文字後爲鳳翔府判官大安中北兵圍燕都夏

人連陷邊州陝西帥府檄溫甫爲都統募軍得萬人出屯華亭與夏人戰敗之而溫甫毅然有勤王志因移檄關中言詞忠壯聞者感動其檄有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爲然事至於今忍親親之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於今日目前何以再居人世王侯將相甯有種乎富貴功名當自致耳或誣溫甫有異志收鞠死獄中士大夫憤惜之

聶左司天驥字元吉五臺人弱冠擢第沈靜寡言不妄交入官以謹愿自守興定初爲省掾時胥吏擅威士



人往往附之獨元吉不少假借後亦不能害也後平涼帥授經歷官軍敗同其帥被責俄擢左司員外郎天興改元末帝東遷畱二執政居守元吉與焉崔立之變二執政死之元吉亦被創甚歸臥於家旬日不食卒金亡流之在位以節死者惟元吉一人其死也其女子適以寡來歸家居見其父歿亦縊死時人傷之虞卿麻革信之爲作聶孝女傳

程御史震字威卿東勝人與其兄鼎和卿俱擢第公入仕有能聲興定初召百官舉縣令公得陳畱陳畱南

都屬邑頗繁公治爲河南第一召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撓時皇子英王爲宰相家僮輩往往恃勢侵民公以法劾之英王怒未幾坐爲故吏所訟罷官歲餘嘔血卒公爲人剛直有材幹忘身徇國不少私與余先子同年擢第相得甚懽已而同爲御史臺綱大振小人皆側目故俱不能久畱於朝公旣居閒慨然有志於學將延致名儒執弟子禮師事之會卒士論惜不盡其材

魏戶部琦字民英宏州順聖人少貢詞賦擢高第爲鄯



陽令有治行南渡爲南京留守判官遷戶部員外郎  
郎中以材幹稱貞祐末北兵犯潼關行部軍前至洛  
陽見殺朝廷官其子焉

吾古孫左司奴申字道遠由女直人譯史入官性伉特  
敢爲有直氣嘗爲監察御史時中丞完顏百家以酷  
烈聞道遠以事糾罷朝士聳異後爲左司郎中近侍  
局使皆有名天興東狩畱南京居守崔立之變同御  
史大夫裴滿阿虎帶自縊於臺中與余先子善余嘗  
爲賦古漆井詩

裴滿御史大夫阿虎帶字仲甯女直進士也仕歷清要  
名亞完顏速蘭嘗爲陳州防禦使累遷御史大夫使  
北朝崔立之變自縊死同時戶部尙書完顏仲平亦  
自殺仲平亦女直進士也

末帝寶符李氏國亡從太后皇后北遷至宣德州居摩  
訶院李氏自入院止寢處佛殿中作爲幡旒數合會  
當同后妃赴龍庭將發於佛像前自縊死且自書門  
紙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凡施旛旒幾何較之后妃  
輩失節者何當霄壤甲午歲余家武川觀其遺跡



李尚書元忠字獻可武州人少擢第歷清要南渡爲工部尚書審決河南冤獄多所平反俄坐督修京城工不謹出爲泰甯軍節度使致仕居陳州每朝廷有政事不令或民間利害屢上言亦讀書有學問和厚人末也

李陳州山字夏卿一字安仁大名人少擢第歷清要南渡同知開封府遷陳州防禦使爲小人所陷罷閒居南京以事赴井死爲人厚重讀書喜作詩號松峰老人

劉戶部元規字子正咸平人少擢第南渡侍御史時肅虎高琪爲相擅權公數抗言爭殿上出同知武昌軍節度使事後爲戶部郎中行部河中坐事斥後致仕天興改元詔使北朝不知所終

康司農錫字伯祿趙州人與雷希顏冀京父同年進士正大初由省掾拜監察御史上章言點檢完顏撒合輩預政非宜又京宿帥紇石烈牙虎帶太恣橫不法時二人權勢赫然伯祿皆不屑士論稱焉後爲河南路司農少卿再授河中帥府經歷官北兵陷河中帥



率兵南奔濟河船敗死爲人重厚有爲頗讀書嘗賦  
打毬詩云高飛遠走偶然爾坎止流行知所之余先  
子云亦有理也

楊左司居仁字行之其先大興人後居南京年十八擢  
第入仕以能稱爲人謹密朝廷上下皆愛之爲監察  
御史言事稱旨由吏部郎中改太常少卿使北朝凡  
再往歸坐事廢天興東遷爲左司郎中與二執政居  
守崔立之變被傷竄臥余家已而爲立強起復舊職  
俄以病辭去將北渡舉家投黃河死時年未五十八公

少有吏能晚讀書作詩有佳處使任清時不失爲名  
卿材大夫遭世亂困躓可嘆與余父子交最善余嘗  
送其北使序及詩

房刑部維楨字周卿濟南人少擢第南渡爲左司都事  
司農少卿出刺申州召爲刑部郎中卒爲人謹愿讀  
書作詩頗好賢

齊申州椿字壽之夏津人少擢第入官以廉稱南渡爲  
監察御史右司都事許古嘗上書薦之後爲司農丞  
進少卿出刺申州卒



張戶部俊民字用章延安人擢第以材幹稱嘗為戶部  
郎中進侍郎遭亂北遷病卒為人慷慨尚義氣喜學  
齊易

楊戶部慥字叔玉五臺人擢進士第南渡為監察御史  
戶部郎中司農卿遷戶部侍郎通吏事有能名正大  
末權參知政事後罷守戶部南京降病卒嘗與余先  
子同任御史頗喜作詩

高尚書夔字唐卿保州永平人第進士莅官有才譽南  
渡歷戶部員外郎後遷尚書專治糧儲嘗巡行京東

便宜行事抵罪詔釋之天興初為翰林學士亂後北  
遷還鄉卒

馮內翰璧字叔獻中州集云別字天粹真定人為  
人嚴毅整肅望

之儼然人莫敢視然文采風流言談灑落使人愛之  
不能捨以去詩筆清遒字畫嚴峻為一時所稱與李

屏山王從之同年登第金史承安二年經義進士二公皆重之大

安初入翰林由應奉遷修撰後屢為法官臺察彈劾  
不避權勢時高琪當國察其畏謹數以公推考貴人  
所擬輒稱旨朝士多側目頗有刻骨之譏屢上章言



事又條上恢復之策出爲同知亳州致仕歸嵩山結  
茅玉峰下自號松菴徜徉泉石閒讓酒名松醪味勝  
京師採蘭置室中與山僧野客作鬪蘭會壬辰之亂  
北歸由東平至鎮陽以歿一云庚子七月十四日終于家年七十九  
生平文章于四六尺牘爲當代之冠人得一篇皆寶  
藏之與韓溫甫高獻臣友善後進中特喜雷希顏冀  
京父王仲澤皆從之游頗與予先子善壬辰歲圍城  
中予居與公相近甚相往來時公年已高神采毅然  
目光如炬布袍麻屨杖策翩然後生輩莫及也北遷

後再見于鎮陽今其亡矣前輩風流遂不復見惜哉

子渭以孝稱

王革字德新宏州人

一名著  
臨潢人

少有才思詩筆尖新風流

人也屢舉不第晚由恩得主宜君簿北渡居雲內後  
遷雲中卒年七十餘交遊尊酒之間一談一笑甚有  
前輩風今不復見矣戊辰冬赴試西京自以年高與  
諸後進偕作詩云慣挈蒼龍曉漏鐘受恩曾入大明  
宮香浮扇影迎初日人逐鞭聲靜曉風轉首俄驚成  
異世此身雖在已衰翁喚回五十年前夢再著麻衣



待至公

郭子通為太常博士宋國遣信使以申議為名將有所求也宰相下其事于禮官諸公環視未對子通對曰申者重也再也自大定甲申講和之後盟約既定無復再議之事且以小事大若有所請亦難申議之名宰相是之後宋使之來改曰祈請議者服其識遠大定十七年三月朔萬春節諸國人使將見而大雨作大宗伯張公問子通曰禮當何如子通曰哀公問孔子曰諸侯朝于天子而不得見也有四雨沾服失容

一也張公曰此非使臣之事子通曰彼國主之來尚不得見况其臣乎少頃有敕放朝士大夫服其知禮右見李致美一作李政美作子通神道碑子通卒清州防禦使



郭子通為太常卿...  
 中書省...  
 禮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戶部...  
 吏部...  
 御史大夫...  
 御史中丞...  
 御史大夫...  
 御史中丞...  
 御史大夫...  
 御史中丞...

歸潛志卷六

金 渾源劉 祁京叔著

高丞相汝礪字巖夫應州人少擢第八仕有能名嘗為  
 左司郎中諫議大夫入戶部專掌財賦遷尚書改三  
 司副使倡行鈔法以代貨泉宣宗南渡拜參知政事  
 遷左右丞進平章政事右丞相封壽國公正大初薨  
 於位年七十餘為人慎密廉潔能結人主知守格法  
 循默遊事不肯強諫故為相十餘年未嘗有譴訶壽  
 考康甯當世莫及金國以來書生當國者惟公一人



耳秉甯當世莫如金剛以來書生當國者公一人  
賈左丞守謙字彥亨東平人少擢第莅官以能稱章宗  
時爲諫議大夫皇叔鎬王以疑忌下獄公力爭士論  
直之大安末拜參知政事南渡進右丞遷左丞致仕  
薨

胥平章鼎字和之代之繁時人父持國章宗時執政公  
少擢第以能稱爲右司郎中善占對大安末爲參知  
政事俄出鎮平陽宣宗南渡行臺河中兵民安輯進  
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移鎮京兆封莘國公後朝廷

將伐宋取蜀召議公歸上言止之坐是忤旨致仕薨  
公通達吏事有度量爲政鎮靜所在無賢不肖皆得  
其歡心南渡以來書生有方面之柄者惟公一人而  
已

張左丞行信字信甫先名行忠避末帝舊諱改焉莒州  
人御史大夫暉之子太子太傅行簡之弟也家世以  
純厚稱士論以爲如漢萬石君家公少擢第歷清要  
宣宗南渡爲禮部尙書時丞相朮虎高琪擅權百官  
側目因廷議事公獨抗言折之上甚喜明日拜參知



學海類編 卷之六  
政事未幾爲近侍所譖出鎮涇州到官上疏論近侍之姦士大夫稱重正大初首召拜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頗減後致仕數年薨爲人簡朴不修威儀惡衣糲食如貧士既致仕家居惟以抄書教子孫爲事葺園池東城號靜隱亭時時游詠其閒爲樂南渡宰執中最有直名初至南京父暉以御史大夫致仕猶康健兄行簡爲翰林學士承旨公爲禮部尙書詎子姪多中第居官當世未之有也

侯平章摯字萃卿東阿人少擢第慷慨有爲貞祐初北兵圍燕都公由中都勦使請出募軍已而膺城有功自行戶部侍郎遷河平軍節度使宣宗南渡爲參知政事出鎮東平移鎮下邳所至吏民安愛後入朝遷左丞正大初進平章政事封蕭國公居相位憤無所施請守大名詔出行尙書省未幾還朝致仕居南京有園亭蔡水濱公日在閒與耆老讌飲後南京降以前宰執爲北兵所殺爲人有威嚴御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亦敢言頗喜薦士如張文舉雷希顏麻知幾皆由公進用南渡後宰執中人望最重



李參政鞏字君美河中人少擢第有能名南渡爲參知政事出鎮平陽北兵至城陷自殺從子復亨字仲修逾冠少擢第以才能稱爲人通敏善奏對南渡爲左司郎中大爲宣宗所器一時譽甚隆遷翰林直學士知開封府進吏部尚書爲參知政事年方四十父母俱存近世未有也興定末坐監試進士失取人出鎮同州未幾北兵攻城陷自殺叔姪相繼執政俱死事士論所嘉愚軒趙宜之挽仲修詩云報君惟有死見叔固無慙人以爲破的也

師參政安石字仰安清州人少擢第輕財尙義氣聞於朋友爲省掾宣宗南渡從完顏福興守燕都福興將死以遺表託仲安使赴行在既達上嘉之擢樞密院經歷官時末帝在春宮領院事遂見知遇正大初進同僉樞密院事遷御史中丞工部尚書遂爲參知政事其驟用如此既居位人望頗減俄以腦疽薨

李左丞溪字貫之大興人少擢第通吏事能官南渡爲左司郎中遷吏部侍郎爲蒲察合住所陷下獄當死詔釋之後爲大司農正大初拜參知政事進左右丞



專掌財賦北兵圍南京坐餉不給除名久之起爲工部尙書權參知政事復左丞奉使軍前送曹王後從末帝東征至睢陽官奴之變見殺

吾古孫參政仲端字子正女直進士也爲人謹厚莅官以寬靜稱興定閒由禮部侍郎使北朝從入西城二年始歸爲陳州防禦使遷御史中丞爲參知政事人望甚隆天興東狩罷爲翰林學士承旨知時事不可支家居一室陳平生玩好日與夫人宴飲爲歡癸巳正月下旬忽閉戶自縊其夫人亦從死明日崔立之

變若先知者金國亡大臣中全節義者一人公使歸時備談西北所見屬趙閑閑記之趙以屬屏山屏山以屬余余爲錄其事趙書以石迄今傳世閒也

完顏參政速簡字伯陽至甯元年女直進士魁也莅官修謹得名然苛細不嚴任大事較之輩流頗可稱仕歷清要時望甚隆爲宣宗所知擢任近侍局頗直言有補益旋罷出爲諫議大夫居父喪不飲酒食肉廬墓三年後爲參知政事同紇石烈牙虎帶守京兆不相協乃還至陝被圍久之亡奔行宮道遇害與余先



子善

完顏奴申字正甫速簡之弟亦進士仕歷清要由吏部侍郎使北朝凡再往天興東狩拜參知政事畱守南京齷齪不能有爲崔立之變見殺

完顏右丞胡斜虎字仲德女直進士也爲人忠實有時望嘗師秦鞏天興改元南京被圍仲德提孤軍入援轉戰數回止存五六人至京城門遇末帝東狩因從以行駐睢陽拜參知政事從徙蔡州進右丞開關險阻中盡心不懈蔡圍旣急末帝內禪崩城陷仲德帥

兵三百力戰不支赴蔡水死軍士皆從之其得士心雖古之田橫無以加也金國亡死君者惟仲德

完顏平章合打由護衛入官典郡嘗陷北朝亡歸南都累擢平梁帥爲人勇敢忠實一時人望甚隆拜參知政事代胥相鼎鎮京兆軍民使之北兵犯蘭關將兵距戰有功入朝進平章政事封芮國公正大末北兵由襄漢大入詔合打師精兵距之已而失利退保鈞臺軍敗見殺

完顏中郎將陳和尚字良佐兄斜烈畢里海世襲猛安



宗也忠義勇敢著名嘗陷北朝亡歸擢帥壽泗威望甚重性好士幕府延致文人改安平都尉嘗憤鬱無所施發病死良佐從其兄在軍中勇冠一時嘗坐擅殺人將抵死上奇其材特赦之爲忠孝軍總領擢禦侮中郎將天興改元北兵入河南良佐從完顏合打力戰釣臺軍敗被擒不屈死良佐爲人愛重士大夫王渥仲澤在其兄幕府良佐從之游學仲澤書極可觀且同講經學讀書不輟亦一時弟兄良將帥也

移刺都尉買奴字溫甫契丹世襲猛安也讀史書慷慨

有氣義喜交士大夫視女直同列諸人奴隸也常爲宣撫使使官鄧豫閒以事杖殺經歷官坐廢後爲虎賁都尉提兵赴關中後由商南全軍而回病死自號拙軒趙閑閑爲賦哀之諸公皆有詩正大初先子令葉余往省會溫甫屬余爲拙軒銘先子亦有詩

移刺樞密粘合字廷玉契丹世襲猛安也弟兄俱好文幕府延致名士初帥彭城雷希顏在幕楊叔能元裕之皆游其門一時士望甚重爲將鎮靜守邊不擾軍民便之天興東狩知國亡率鄧州軍民詣宋人納款



宋以兵馬轄處之賜第居襄陽未幾病死  
南渡之初將帥中最著名者曰郭仲元俗號郭大相公  
其軍號花帽子曰郭阿里俗號郭三相公其軍號黃  
鶴袖二人本非親弟兄以其壯勇年齒先後爲配仲  
元爲將重厚沈毅有謀守鳳翔北兵力攻數月不下  
而退卒保其城以聞後爲兵部尙書皇太后衛尉卒  
阿里最驍勇人莫能敵屢與北兵戰有功一時爲士  
庶屬日後提兵關中與宋人戰馬倒被擒不知存歿  
也

南渡後諸女直世襲猛安謀克往往好文學與士大夫  
游如完顏斜烈兄弟移刺廷玉溫甫總領夾谷德固  
朮虎士烏林答肅孺輩作詩多有可稱德固勇悍在  
軍中有聲嘗送舍弟以詩亦可喜天興初提兵戍譙  
軍亂見殺

南渡之後爲將帥者多出於世家皆膏粱乳臭子若完  
顏白撒止以能打毬稱又完顏訛可亦以能打毬號  
板子元帥又完顏定奴號三胞羹又有以忤忍號火  
燎元帥者又紇石烈牙忽帶號盧鼓椎好用鼓椎擊



人也其人本出親軍頗勇悍鎮宿泗數年屢破宋兵有威好結小人心然跋扈不受朝廷制嘗入朝詣都堂詆毀宰執亦不敢言而人主倚其鎮東亦優容之也尤不喜文士僚屬有長裾者輒取刀截去又喜凌侮使者凡朝廷遣使者來必以酒食困之或辭以不飲因併食不給使餓而去張用章嘗以司農少卿行戶部過宿見焉牙虎帶召飲張辭以有寒疾牙虎帶笑曰此易治耳趣命左右持艾炷來當筵令人拉張臥遽爇艾於腹張不能爭遂灸數十又因會宴諸將

并妻皆在座時共食豬肉饅頭有一將妻言素不食豬肉牙虎帶趣左右易之須臾食訖問曰爾食何肉其人對曰蒙相公易以羊肉甚美牙虎帶笑曰不食豬肉而食人肉何也爾所食非羊肉也其人大嘔疾病數日又御史大夫合住因事過宿牙虎帶館之酒肉使妓歌於前及夜因使其妓侍寢遲明將發令妓徵錢合住愕然牙虎帶因彊發其篋笥取繒帛悉以付妓曰豈有官使人而不與錢者乎合住無以對而去故司農御史皆不敢入其境避之又宿州有營妓



學海類編  
數人皆其所喜者時時使一妓佩銀符屢往州郡取  
賂賂州將夫人皆遠迎號省差行首厚贈之其暴橫  
若此及康錫伯祿爲御史上章言其事且曰朝廷容  
之適所以害之欲保全其人宜加裁制然朝廷竟不  
能治其罪後北兵入境移鎮京兆軍敗召還道病死  
在東方時盧鼓椎之名滿民間兒啼亦可怖大槩如  
呼麻胡云

任履貞子山許州長葛人讀書善雜學深於醫又有鄉  
行邑人皆信之貞祐初召入太醫院旋告歸與閑閑

屏山諸公及余先子善先子主長葛簿其修儒宮及  
太虛觀子山之力居多爲醫起人疾甚眾既卒閑閑  
誌其墓云

張子和睢州考城人初名從正精於醫貫穿難素之學  
歷歷在口其法宗劉守真完素藥多用寒涼然起疾  
救死多取效士大夫稱焉爲人放誕無威儀頗讀書  
作詩嗜酒久居陳游余先子門後召入太醫院旋告  
去隱然名重東州麻知幾九疇與之善引子和論說  
其術因爲文之有六門三法之目行於世



僧德普武川人自號勝靜老人倣儻有機術與士大夫  
游飲酒食肉豁如也嘗爲木虎高琪所重在軍中論  
兵南渡居陳之開元寺與余先子善嘗著彌陀偈談  
性理先子爲序之屏山亦與之善喜其俊爽不羈也  
頗喜字畫喜作詩年六十餘死余謂古之文暢秘演  
之流

僧圓基

一作圓真

字子初姓田氏北人雖爲浮屠喜與豪士

游負其材略有握兵治民之志蓋隱於僧者嘗住南  
京靜安寺以不檢去之峴山歷嵩陽死與德普相善

頗能詩嘗題移刺右丞畫云調燮之餘總是閒閒中  
游戲到毫端而今亦有丹青手猶在磻溪把釣竿可  
見其有志也又詠柳葉云一氣潛通造化中人閒無  
處不春風莫嫌冷地開青眼試看天桃幾日紅

王赤腿不知其名字年齒人以其衣短號赤腿王或云  
名予可字南雲河東人幼嘗爲卒不詳居鄆蔡閒以  
乞食爲事衣皮衣露膝長歎好插花額上繫一銅片  
如月人問之皆有說又時時自言爲天帝所召有某  
仙某神在焉所食何物皆誕詭莫可測然善歌詩有



求之者索韻立成字亦怪異在郾城凡寺觀樓閣及  
民家屋壁書其詩殆徧往往有奇麗語如天仙有夢  
梅云鼎鑄陶鈞政格新橫斜疏影慰騷魂嬰香枕簟  
黃昏月懋棗東風笑谷春又經閒璈几虛雲鎖杯捲  
江山枕島樓卻憶西巖舊宮殿半橫星斗下瀛洲又  
題石潭云石裂斐華浸月秋又松陰混碎闌干角其  
他多僻怪不可曉問之則曰出天上何書書名亦不  
可曉或云爲鬼物所憑麻知幾獨重之李子遷贈詩  
云骭麟風儀古丈夫鶴袍鐵面戟髭鬚人閒春色向

頭剩天上月明常額孤石鼎夜聯詩句健布囊春醉  
酒錢羸危樓試倚街頭月應見潛飛入玉壺狀其人  
殆盡正大初余寓郾諸公爲召至索詩求韻立書辭  
亦不可曉後因病失一目明遭亂北渡病死







獨保一子城何以國也然子城初起時於地中得一石碣上有詩云瑞雲靈氣鎮城東他日還應與北同歲月遷移人事變卻來此地再興功亦有數云其字書類宋人迄今猶在相國寺

大梁城南五里號青城乃金國初粘罕駐兵受宋二帝降處當時后妃皇族皆詣焉因盡俘而北後天興末末帝東遷崔立以城降北兵亦於青城下寨而后妃內族復詣此地多慘死亦可怪也

南渡之後南京雖繁盛益增然近年屢有妖怪元光間

白日虎入鄭門又吏部中有狐躍出宮中亦有狐及狼又夜聞鬼哭輦路每日暮鳥鵲蔽天皆亡國之兆迄今爲邱墟瓦礫哀哉南京同樂園故宋龍德宮徽宗所修其閒樓觀花石甚盛每春三月花發及五六月荷花開官縱百姓觀雖未嘗再增葺然景物如舊正大末北兵入河南京城作防守計官盡毀之其樓亭材大者則爲樓櫓用其湖石皆鑿爲砲矣迄今皆廢區壤址荒蕪所存者獨熙春一閣耳蓋其閣皆沙木壁飾上下無土泥雖欲毀之不能世豈復有此良



匠也

宣宗喜刑法政尙威嚴故南渡之在位者多苛刻徒單右丞思忠好用麻椎繫人號麻椎相公李運使特立友之號半截劍馮內翰璧叔獻號馬劉子後雷希顏爲御史至蔡州得奸豪杖殺之五百人又號雷半千又有完顏麻斤出蒲蔡咬住皆以酷聞而蒲蔡合住王阿里李渙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

宣宗后妃皆出微賤南都人有云頭巾王過道史白酒龐指三外戚家也王氏有成國夫人者宣宗皇后之

姊末帝之姨奢侈尤甚權勢薰天當塗者往往納賂取媚積貲如山且出入宮掖無時度號自在夫人

天興改元末帝東遷崔立之變凡富貴家者搜括金銀成國竟捶死又有平章政事完顏白撒以內族位將相尤奢僭嘗起第西城如宮掖然其中婢妾百數皆衣縷金綺繡如宮人在尙書省惡堂食不適口以其家繕供然爲將相無他材能徒以儀體爲事從末帝東征方渡河督戰遽勸上迴奔睢陽眾以其誤國歸罪請廢末帝不得已下獄餓死



南渡之後爲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上下同風止以苟安目前爲樂凡有人言當改革則必以生事抑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嘆吁已而敵退解嚴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矣每相與議時事至其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南渡之後朝廷近侍以罔諛成風每有四方苗異或民間疾苦將奏之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當時有人云今日恐心困後日大心困矣竟至敗亡又在位者臨事往往不肯分明可否相習低言緩語互

推讓號養相體吁相體果安在哉又宰執用人必先擇無鋒鋷輒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故正人君子多不得用雖用亦未久遽退閒宰執如張左丞行信臺諫官如陳司諫規許司諫古程雷御史皆不能終其任也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爲耳目以伺察百官故使其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卽入奏之上因所貴臺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監戰每臨機制變多爲所牽制輒遇敵先奔故其軍多



喪敗

貞祐閒朮虎高琪爲相欲樹黨固其權先擢用文人將以爲羽翼已而臺諫官許古劉元規之徒見其恣橫相繼言之高琪大怒斥罷二人因此大惡進士更用胥吏彼喜其獎拔往往爲盡心於是吏權大盛勝淮士矣又高琪定制省部寺監官參注進士吏員文使由郡轉部由部轉臺省不三五年皆得要職士大夫反畏避其鋒而宣宗亦喜此曹刻深故時全由小吏侍東宮上爲僉樞密院事南征帥又有蒲察合住王

阿里之徒居左右司李渙輩在外行尙書六部陷士夫數十人亦亡國之政也

南渡後屢興師伐宋蓋其意以河南陝西狹隘將取地南中失己所有不能保而奪人所有豈有是理然連年征伐亦未嘗大有功雖能破斬黃殺虜良多較其士馬物故且屢爲水陷溺亦相當也最後盱眙軍改爲鎮淮府以軍戍之費糧數萬未幾亦棄去又師還乘夏多刈熟麥以歸助軍儲故宋人邊檄有云暴卒鴟張率作如林之旅飢氓烏合驅帥得罪之人駙馬



學海類編 卷之二  
都尉僕散阿海僉樞密院事時全皆回轅卽誅後又  
謀取蜀時胥平章鼎鎮關中奏請緩發胥由此罷相  
嗟乎避強欺弱望其復振難哉此皆宣宗時事末帝  
卽位無南伐之議矣甚哉風俗之移人也南渡後吏  
權大盛自高琪爲相定法其遷轉與進士等甚者反  
疾焉故一時之人爭以此進雖士大夫家有子弟讀  
書往往不終輒輟令改試臺部令吏其子弟輩旣習  
此業便與進士爲仇其趨進舉止全學吏曹至有舞  
文納賂甚於吏輩者惟僥倖一時進用不顧平日源

流此可爲長太息者也○金朝取士止以詞賦經義  
學士大夫往往局於此不能多讀書其格法最陋者  
詞賦狀元卽授應奉翰林文字不問其人才何如故  
多有不任其事或顧問不稱上意被笑嗤出補外官  
章宗時王狀元澤民在翰林會宋使進枇杷子上索  
詩澤民奏臣不識枇杷子惟王庭筠詩成上喜之呂  
狀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陽詩造素不  
學詩惶遽獻詩云佳節近重陽微臣喜欲狂上大笑  
旋令外補故當時有云澤民不識枇杷子呂造能吟



喜欲狂

興定初朝議縣令最親民依常調數換多不得人始詔  
內外七品以上官保舉仍升爲正七品資未及者借  
注人一時能吏如王庸登庸令洛陽程震威卿令陳  
畱皆有治績或入爲監察御史臺部官自是居官者  
爭以能相尙民亦多受賜其後往往由納賂請託得  
之故疲懦貪穢者亦多然士大夫爲之者猶自力此  
良法也哉

正大初末帝銳於政朝議置益政院官院居宮中選一  
時宿望有學者如楊學士雲翼史修撰公燮呂待制  
造數人兼之輪直每日朝罷侍上講尙書貞觀政要  
數篇閒亦及民間事存補益楊公文與趙學士秉文  
共集自古治術分門類號君臣政要爲一編進之此  
亦開講學之漸也然歲餘亦罷

士氣不可不素養如明昌泰和閒崇文養士故一時士  
大夫爭以敢言敢爲相尙迨大安中北兵入境往往  
以節死如王晦高子約梁詢誼諸人皆有名而侯摯  
李英田瑒輩皆由下位自奮於兵閒雖功業不成其



志氣有可嘉者南渡後宣宗獎用胥吏抑士大夫凡有敢爲敢言者多被斥逐故一時在位者多委靡惟求免罪罟苟容迨天興之變士大夫無一人死節者豈非有以致之歟由是言之士氣不可不素養也

南渡後疆土狹隘止河南陝西故仕進調官皆不得遽入仕或守十餘代號重復累往往歸耕或教小學養生故當時有云古人謂十年窗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今日一舉成名天下知十年窗下無人問也其後有辟舉法行雖未入仕亦得辟爲令故新士進

多使得一邑治民其省令史亦以次召補故士人方免沈滯之嘆云

大臣尤當以至公至正黜陟百官大不可畏嫌避黨爲自保計南渡爲宰執者多怯懼畏懦不敢有爲凡處一事先恐人疑己如宰執本進士或士大夫得罪知其無辜不敢辯言恐人疑其爲黨也又或轉加詰責以示無私或要職美官甯有他流取媚於眾一登省府遽而忘本用心如此望其成功名立節義難矣然亦往往不能以富貴自終向使以公正自持未必以



是得罪也人云用智巧者竟何如哉宰相之職佐人  
主治天下所患耳目不廣不能周知民間苦樂國勢  
安危故當忘私去智取諸人以爲善以天下治天下  
至於百官士流賢否皆當如家人美惡一一辨其才  
然後進退用舍合公望辨職業而爲國者立法使百  
官賓客不得謁見於私第何哉其意正以防其請託  
而私徇也夫果察其人私徇不公豈可使爲宰相哉  
既以爲宰相是以天下付之矣誠不宜猶爾防閑也  
唐裴晉公一日拜相遽請於私第見百官賓客可謂

遠謀而憲宗信之卒平淮蔡此其君臣遇合故有此  
奇偉士成功名使齷齪者爲之亦不敢請而庸主亦  
不聽也余觀南渡後爲宰執者自非親戚故舊往往  
不得登其門若夫百官士流未嘗接議論局局自保  
惟恐失之如此望其所用得人聞見不塞者未之有  
也

士大夫爲吏者當以至公無心處之事自理民自服不  
可委曲要譽以枉義也余在南方時見辟舉爲令者  
往往妄用心如富家與貧家訟必直貧民勢家與百



學海類編  
卷之六  
九  
言述  
姓爭必直百姓不問理何如也又或故舊同道之家  
有科徵必先督促不少貸至加之刑罰其意以爲如  
此示吾無私且賈細民稱譽嗟乎貧富相爭自有曲  
直彼貧民中亦有桀黠不逞者富家中亦有循良懦  
弱者烏可執一哉故舊同道之家義當假借不然止  
以無徇處之可也至首加訊責不亦傷乎大抵此曹  
志於升進故爾甚者榜於門云無親戚故舊不見賓  
客不接士人世豈有一爲郡邑而遽無親無舊者嘗  
記有一人爲縣令禁其子不令出其子犯禁笞責之

其子赴井死哀哉不循中道縱得升遷何榮也  
國所以設官士所以居官先養其口體妻子然後得專  
意王事雖不可取於民奢縱害公亦不必釣名取譽  
太儉陋也余見河南爲令者有夜蓋紙被朝服敝衣  
以示廉又令妻子輩汲爨不使吏卒代者其意皆欲  
聞上位媚細人然其聽斷撫養之道殊不在是能使  
其車騎儀從屋宇服用整鮮而遇事風生吏民稱快  
較之此曹何自苦也

南渡後士風甚薄一登仕籍視布衣諸生遽爲兩途至



南於徵逐游從輒相分別故布衣有事或數謁見在位者  
者在位者相報復甚希甚者高居臺閣舊交不得見  
故李長源憤其如此嘗曰以區區一第傲天下士邪  
已第者聞之多怒至逐長源出史院又交訟於官士  
風如此可嘆

省吏前朝止用胥吏號堂候官金朝大定初張本師浩  
制皇家祖免親宰執子試補外雜用進士凡登第歷  
三任至縣令以次召補充一考三十月出得六品州  
倅兩考六十月得五品節度副使畱守判官或就選

爲知除知案由之以漸得都事左右司員外郎郎中  
故仕進者以此途爲捷徑如不爲省令史卽循資級  
得五品甚遲故有節察令推何日了鹽度戶勾幾時  
休之語浩初定制時語人曰省庭天下儀表如用胥  
吏定行貨賂混淆用進士清源也其進士受賂如良  
家子女犯姦也胥吏公廉如倡女守節也議者皆以  
爲當屏山嘗爲余言之然省令史儀體冠帶抱書進  
趨與掾吏不殊有過輒決杖惜乎以胥吏待天下士  
也故士大夫有氣槩者往往不就如雷翰林希顏魏



學海類編  
翰林邦彥宋翰林飛卿及余先子或召補不願或暫  
爲遽告出皆不能終其任也李文欽止爲余言宋制  
省曹有檢正皆士大夫其堂吏主行移文字也且問  
今以宋制與金制孰優余以爲宋制善欽止曰此議  
與吾合也

金朝用人大槩由省令史選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首領  
官取其簿書精幹也由左右首領官選宰相執政取  
其奏對詳敏也其經濟大略安在哉此所以在位者  
多長於吏事也

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邊釁動下令簽軍州縣騷  
動其民家有數丁男好身手成時盡揀取無遺號泣  
怨嗟闔家以爲苦驅此輩戰欲其克勝艱哉貞祐初  
下令簽軍會一時任子爲監當者以春赴吏部調數  
宰執使盡揀取號監官軍其人憤慍叫號交愬於臺  
省又衝宰相鹵簿告丞相僕散七斤大怒趣左右取  
弓矢射去已而上知其不可用免之元光末備潼關  
黃河又下令簽軍諸使者歷郡邑自見居官者外無  
文武小大職事官皆揀之至許州前戶部郎中侍御



史劉元規年幾六十亦中選爲千戶至陳州余先子以前監察御史亦爲千戶自餘不可勝言旣立部曲須依軍例以次相鈐束物議喧然後亦罷之嗟乎以任子爲兵已失體况以朝士大夫充厮役乎當是時余以終場舉人獲免而先子以御史不免立法之弊以至於斯余赴試開封先子以詩送之且寄趙閑閑雷希顏有云老作一兵吾命也芳聯七桂汝身之厚祿故人如見問爲言塵土困王尼三公覽之一笑

金朝近習之權甚重置近侍局於宮中職雖五品其要

密與宰相等如舊日中書故多以資戚世家恩倖者居其職士大夫不預焉南渡後人主猶委任大抵親宰執臺部官皆若外人而所謂心腹則此局也其局官以下所謂奉御奉職輩本以傳詔旨供使令而人主委信反在士大夫右故大臣要宜往往曲意奉承或被命出外帥臣郡守百計館饋蓋以其親近易得言也然此輩皆膏粱子弟惟以粧飾體樣相夸膏面鑷鬚鞞馬衣服鮮整朝夕侍上迎合諂媚以逸樂尊人主安其身又沮壞正人招賄賂爲不法至於大臣



學海類編  
退黜百官得罪多自局中御史之權反在其下矣其  
後欲收外望頗雜用士人完顏伯陽居之不歲餘亦  
罷又於臺部令史選奉職數人又於進士中亦選一  
二人克備其人既入局中則趨進舉止曾亦未聞有  
正言補益者且此曹本僕役之職士大夫處之可羞  
而一二子泰然自以爲榮亦陋也

歸潛志卷第八

金 渾源劉 祁京叔著

金朝取士止以詞賦爲重故十人往往不暇習爲他文  
嘗聞先進故老見子弟輩讀蘇黃詩輒怒斥故學者  
止工於律賦問之他文則懵然不知閒有登第後始  
讀書爲文者諸名士是也南渡以來士人多爲古學  
以著文作詩相高然舊日專爲科舉之學者疾之若  
仇讎若分爲兩途互相詆譏其作詩文者目舉子爲  
科舉之學爲科舉之學者指文士爲狂子弟笑其不



工科舉殊不知國家勅設科舉用四篇文字本取全才蓋賦以擇制誥之才詩以取風騷之旨策以究經濟之業論以考識鑑之方四者俱工其人材爲何如也而學者不知狃於習俗止力爲律賦至於詩策論俱不留心其弊基於爲有司者止考賦而不究詩策論也吾嘗記故老云泰和閒有司考詩賦已定去取及讀策論則止用筆點廟諱御名但數字數與塗注之多寡有司如此欲舉子輩專精難矣南渡後趙楊諸公爲有司方於策論中取人故士風稍變顧加意

策論又於詩賦中亦辨別讀書才人以是文風稍振然亦謗議紛紜然每貢舉非數公爲有司又如舊矣金朝以律賦著名者曰孟宗獻友之趙樞子克其主文有藻鑑多得人者曰張景仁御史鄭子時侍讀故一時爲之語曰主司非張鄭秀才非趙孟律賦至今學者法然其源出於吾高祖南山翁故老云孟晚進初不識翁因少年下第發憤闢一室取翁賦剪其八韻類之帖壁閒坐臥諷咏深思已而盡得其法下筆造微妙再試魁於鄉於府於省於御前天下號孟四元



迄今學者以吾祖孟師也孟雖仕不甚貴作詩詞有可稱自號虛靜居士頗恬淡畱意養生術嘗著金丹賦行於世其詩詞亦有集

余高祖南山翁金國初闢進士舉詞賦狀元也故爲一代詞學宗雅好成就後進見其文輒能斷其後中第否當時名士大夫多出門下學者至今皆師尊之四子長西巖次龍泉同年擢第二女長姑及笄將適人一時貴顯者爭求之翁皆不許張御史景仁時在布衣以所業詣翁翁嘉之俄翁與爲有司取士張賦甚

佳爲鄰坐者剽之盡坐同而黜已而翁知其然遽以長姑嫁焉家人輩皆慍翁不恤也後三年翁復爲有司御試張擢別試魁驟歷清華以文章擅當世位至翰林學士河南尹御史大夫嘗使宋有風節赫然爲名臣世皆以翁有知人之鑑也後翁墓表張所作具載其事云次姑適襄陰王元節亦名進士能詩博學嘗爲密州節度判官迄今士大夫嫁女多談公之事也

金朝士大夫以政事最著名者曰王脩然嘗同知咸平



學海類編  
府攝府事時遼東路多世襲猛安謀克居焉其人皆  
女直功臣子驚亢奢縱不法公思有以治之會郡民  
負一世襲猛安者錢貧不能償猛安者大怒率家僮  
輩強入其家牽其牛以去民因訟於官公得其情令  
一吏呼猛安者其猛安者盛陳騎從以來公朝服召  
至廳事前詰其事趨左右械繫之迺以強盜論杖殺  
於市一路悚然後知大興府素察僧徒多游貴戚家  
作過乃下令午後僧不得出寺街中不得見一僧有  
一長老犯禁公械之長者素爲貴戚所重皇姑某

國公主使人詣公請爲公白奉主命卽令出立召僧  
杖一百死自是京輦肅清人莫敢犯世宗深見知故  
公得行其志也公爲人恬淡簡靜頗畱意養生每食  
必以時過午則不食也臨終齋沐而逝於死生了然  
其爲吏之名至今人云過宋包拯遠甚其子漸爲吏  
亦有能稱爲中都警巡使

孫左丞鐸振之章宗時名臣爲人正直敢言有學問文  
采一時相望甚切俄詔下同輩皆相執政公再授戶  
部尚書公意不愜因於戶部廳事壁閒書宋人詩云



學海類編  
南鄰北舍牡丹開年少尋芳去復回惟有君家老柏  
樹春風來似不曾來有人奏之坐貶鄜州防禦使再  
召入朝未幾執政南渡爲太子太師後致仕以壽終  
貞祐南征獲一統制官李伸之者帥府經歷官劉遠卿  
輩召而飯之且誘以降將宥焉伸之獻詩曰一飯感  
恩無地報此心許國已天知胷中千古蟠鍾阜一死  
鴻毛斷不移又云擬把孤忠報主知主知未報已身  
疲明朝更作長淮鬼馬革應煩爲裹屍又云區區猶  
上和親策安得元戎一點頭竟就死

先翰林嘗談國初宇文太學叔通主文盟時吳深州彥  
高視宇文爲後進宇文止呼爲小吳因會飲酒閒有  
一婦人宋宗室子流落諸公感歎皆作樂章一闋宇  
文作念奴嬌有宗室家姬陳王幼女曾嫁欽慈族干  
戈浩蕩事隨天地翻覆之語次及彥高作人月圓云  
南朝千古傷心事猶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  
飛向誰家偶然相見仙肌勝雪雲鬢堆鴉江州司馬  
青衫淚濕同是天涯宇文覽之大驚自是人乞詞輒  
曰當詣彥高也彥高詞集篇數雖不多皆精微盡善



皇清類編  
五  
言  
雖多用前人詩句其剪裁綴若天成真奇作也先  
人嘗云詩不宜用前人語若夫樂章則剪裁古人語  
亦無害但要能使用爾如彥高人月圓半是古人句  
其思致含蓄甚遠不露圭角不猶勝於宇文自作者  
哉

黨丞旨懷英辛尚書棄疾俱山東人少同舍屬金國初  
遭亂俱在兵閒辛一旦率數千騎南渡顯於宋黨在  
北方擢第入翰林有名爲一時文字宗主二公雖所  
趣不同皆有功業寵榮視前朝陶穀韓熙載亦相况

也後辛退閒有詞鷓鴣天云壯歲旌旗擁萬夫錦韉  
突騎渡江初燕兵夜捉銀胡線漢箭朝飛金僕姑思  
往事歎金吾春風不染白髭鬚都將萬字平戎策換  
得東郊種樹書蓋紀其少時事也

高丞相巖夫在相位因元光二年元日慶七十會鄉里  
交舊且求作詩文時先子以新罷御史避嫌不赴余  
方弱冠爲作詩以公頗負謗且勸其退休也公得詩  
大喜趣召余迎謂余曰解道青雲自致不須階邪又  
撫余背曰汝曹字如何下來蓋余詩云青雲自致不



須階十稔從容位上台負荷一堂森柱石調和眾口  
費鹽海勤勞密邇三朝重壽考康甯七秩開家道益  
昌孫有息綵衣扶杖好歸來雷希顏爲作序亦有乘  
天眷未衰可以引去之語後余將歸淮陽復獻書勸  
其舉一人自代可得致政歸然公竟薨相位不能從  
也東坡蘇轍書蓋其少知也

明昌承安間作詩者尙尖新故張翥仲揚由布衣有名  
召用其詩大抵皆浮豔語也如矮戶小窗寒不到一  
爐香火四圍書又西風了卻黃花事不管安仁兩鬢

秋人號張了卻劉少宣嘗題其詩集後云楓落吳江  
真好句不須多示鄭參軍蓋譏之也南渡後文風一  
變文多學奇古詩多學風雅由趙閑閑李屏山倡之  
屏山幼無師傅爲文下筆便喜左氏莊周故能一掃  
遼宋餘習而雷希顏宋飛卿諸人皆作古文故復往  
往相法倣不作淺弱語趙閑閑晚年詩多法唐人李  
杜諸公然未嘗語於人已而麻知幾李長源元格之  
輩鼎出故後進作詩者爭以唐人爲法也

趙閑閑嘗言律詩最難須要工巧周圓吾聞竹溪黨公



論以爲五十六字皆如聖賢中有一字不經鑪鍊便若一屠沽子廁其閒也又云八句皆要警拔極難一篇中須要一聯四句爲主後但以意收拾之足爲好詩矣又嘗與余論詩曰選詩曰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此其含蓄意幾何又曰小詩貴風騷令人往往止作硬語非也

趙閑閑少嘗寄黃華詩黃華稱之曰姓王氏非作千首其工夫不至是也其詩至今爲人傳誦且趙以此詩

初得名詩云寄語雪溪王處士年來多病復何如浮雲世態紛紛變秋草人情日日疏李白一杯人影月鄭虔三絕畫詩書情知不得文章力乞與黃華作隱居

趙閑閑嘗爲余言少初職尹無忌問久聞先生作詩不喜蘇黃何如無忌曰學蘇黃則卑猥也其詩一以李杜爲法立言尤工閑閑嘗稱其游同樂園詩云晴日明華構繁陰蕩綠波蓬邱滄海遠春色上林多流水時難逝遷鶯暖自歌可憐歡樂極鉦鼓散雲和又有



佳句行雲春郭暗歸鳥暮天蒼野色明殘照江聲入  
暮雲甚似少陵閑閑又稱趙黃山詩云燈暗風翻慢  
蛩吟葉擁牆人如秋已老愁與夜俱長滴盡階前雨  
也又黃山嘗於黃山道中作詩有云好景落誰詩句  
裏蹇驢馱我畫圖中世號趙蹇驢余先子翰林嘗談  
章宗春水放海青時黃山在翰苑扈從既得鵝索詩  
黃山立進之其詩云駕鵝得暖下陂塘採騎星馳入  
建章黃傘輕陰隨鳳輦綠衣小隊出鷹坊搏風玉爪

凌霄漢瞥日風毛墮雪霜共喜園陵得新薦侍臣齊  
捧萬年觴章宗覽之稱其工且曰此詩非宿構不能  
至此

趙閑閑平日字畫工夫最深詩次之又其次散文也嘗  
語余曰今日後進作文者頗有二三人至吟詩者絕  
少字畫亦無也以是知公所長然議論經學許王從  
之散文許李之純雷希顏詩頗許麻知幾元裕之字  
畫頗許麻知幾馮叔獻也又嘗教余學書先法張旭  
石柱記每日汝輩幸有天資止不許學古人一點一



學海類編  
卷八  
畫寫也李屏山雅喜獎拔後進每得一人詩文有可稱必延譽於人然頗輕許可故趙閑閑嘗云被之純壞卻後進只獎譽教爲狂後雷希顏亦接引士流趙云雷希顏亦如此然屏山在世一時才士皆趨嚮之至於趙所成立者甚少惟主貢舉時得李欽叔獻能後嘗以文章薦麻知幾九疇入仕至今士論止歸屏山也

李屏山教後學爲文欲自成一家每日當別轉一路勿隨人腳跟故多喜奇怪然其文亦不出莊左柳蘇詩

不出盧仝李賀晚甚愛楊萬里詩曰活潑刺底人難及也趙閑閑教後進爲詩文則曰文章不可執一體有時奇古有時平淡何拘爲嘗與余論趙文曰才甚高氣象甚雄然不免有失支墮節處蓋學東坡而不成者趙亦語余曰之純文字止一體詩只一向去也又趙詩多犯古人語一篇或有數句此亦文章病屏山嘗序其閑閑集云公詩往往有李太白白樂天語某輒能識之又云公謂男子不食人唾後當與之純天英作真文字亦陰譏云



趙閑閑論文曰文字無太硬之純文字最硬何傷王翰  
林從之則曰文字無軟者惟其是耳余嘗以質諸先  
人先人以趙論爲是

興定元光閒余在南京從趙閑閑李屏山王從之雷希  
顏諸公游多論爲文作詩趙於詩最細貴含蓄工夫  
於文頗麤止論詞華氣象大槩李於文甚細說關鍵  
賓主抑揚於詩頗麤止論詞氣才巧故余於趙則取  
其作詩法於李則取其爲文法若王則貴議論文字  
有體致不喜出奇下字止欲如家人語言尤以時辭

爲首與屏山之純學大不同嘗曰之純雖才高好作  
險句怪語無意味亦不喜司馬遷史記云失支墮節  
多韓退之原道如此好文字末曰人其人火其書太  
下字柳子厚肥皮厚肉柔筋脆骨之類此何等語千  
古以來惟推東坡爲第一又多發古名篇中疵病淵  
明歸去來詞前想像後直述不相侔伯倫酒德頌有  
大人先生是寓言後云聞吾風聲議其所以退之盤  
谷序前云友人後云昌黎韓愈似不相識永叔蘇子  
美墓誌多爲人所傳旣用爭字當曰人爭傳之不然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言述  
曰爲人所傳不須爭字子瞻超然臺記物有以蔽之  
矣矣字不妥此類甚多不可勝紀雷則論文尚簡古  
全法退之詩亦喜韓兼好黃魯直新巧每作詩文好  
與朋友相商訂有不安相告立改之此亦人之所難  
也

正大中王翰林從之在史院領史事雷翰林希顏爲應  
奉兼編修官同修宣宗實錄二公由文體不同多紛  
爭蓋王平日好平淡紀實雷尚奇峭造語也王則云  
實錄止文其當時事貴不失真若自作史則又異也

雷則云作文字無句法委靡不振不足觀故雷所作  
王多改革雷大憤不平語人曰請將吾二人所作令  
天下文士定其是非王亦不屑王嘗曰希顏作文好  
用惡硬字何以爲奇雷亦曰從之持論甚高文章亦  
難止以經義科舉法繩之也

雷翰林希顏爲人作碑誌雖稱其德善其疵短亦交見  
之嘗曰文章止是褻與貶初作屏山墓誌數處有微  
言劉光甫讀之不能平與宋飛卿交勸令削去及刻  
石猶存浮湛於酒其性厭忌有不屑爲之言余謂碑



學海類編 三  
誌本以章其人之善雖不可溢美有媿辭然當實錄其善事使傳信後世若疵短則不當書也况非作史傳何必貶焉且其子孫覽之豈得自安也

趙閑閑作南城訪道圖諸公皆有詩嘗有一齊希謙者題云億刼夢中誇識解一生紙上作風波到今不肯抽頭去畢竟南城有甚麼人頗傳之

趙閑閑以文學名一世於吏事非所長興定初朮虎高琪爲相惡士大夫有罪輒以軍儲論加箠杖在位者往往被其苦俄命趙公攝南京轉運司未幾果坐誤

糧草事當杖旣奏宣宗曰學士豈當箠邪高琪曰不然無以戒後遂杖四十公大憤焉其後高琪誅詔適當公筆首日君臣分嚴無將之罪莫大夫婦義重不睦之刑何逃曾是一身兼此二惡人謂趙公之仇雪矣

正大初趙閑閑長翰苑同陳正叔潘仲明雷希顏元裕之諸人作詩會嘗賦野菊趙有云岡斷秋光隔河明月影交荒叢號蟋蟀病葉掛蠟蛸欲訪陶彭澤柴門何處敲諸公稱其破的也又分詠古瓶蠟梅趙云茗



學海類編  
華吐碧龍文澀燭淚痕疏雁字橫後云嬌黃喚起昭  
陽夢漢苑淒涼草棘生句甚工潘有云命薄從教官  
獨冷眼明猶喜物雙清語亦老也後分憶橙射虎題  
甚多最後詠道學雷云青天白日理分明亦爲題所  
窘也閑閑同館閣諸公九日登極目亭俱有詩題云  
魏國河山殘照在梁王樓殿野花開鷗從白水明邊  
沒雁向青天盡處迴未必龍山如此會座中三館盡  
英才雷希顏云千古雄豪幾人在百年懷抱此時開  
李欽止云連朝倥偬簿書堆辜負黃花酒一杯凡作

詩和韻爲難古人贈答皆以不拘韻字迨宋蘇黃凡  
唱和須用元韻往返數迴以出奇余先子頗留意故  
每與人唱和韻益狹語益工人多稱之嘗與雷希顏  
元裕之論詩元云和韻非古要爲勉強先子云如能  
以彼韻就我意何如亦一奇也嘗在試院與屏山諸  
公唱和呂唐卿海藏齋詩舟字韻往返十餘首先子  
有云繡坼舊圖翻短褐朱書小字記歸舟屏山大稱  
其工用事也後居淮陽與劉少宣唱和邨字韻亦往  
返數十首最後論詩有云楊劉變體號西崑竊笑登



壇子美邨大抵俗儒無正眼惟應後世有公言光生  
杜曲今千丈派出江西本一源此道陵遲嗟久矣不  
才安敢擅專門又樂府虛傳山採雲詩名浪得抑連  
邨九原太白有生氣千古少陵無閒言登太山巔小  
天下到崑崙口知河源如君少進可入室願我今衰  
不及門少宣以爲全不覺用他人韻也

聯句亦詩中難事蓋座中立書不暇深思也南京龍德  
宮趙閑閑李屏山王正之聯句王云棘猴未窮巧穴  
蟻已失王人多稱之余先子亦留意主長葛簿時與

屏山張仲傑會飲坐中有定磁酒甌因爲聯句先子  
首唱曰定州花磁甌顏色天下白諸公稱之屏山則  
曰輕浮妾玻璃頑鈍奴琥珀張則曰器質至堅脆膚  
理還悅澤後居淮陽冀京父來過雪夜聯句先子有  
云簾疏見飛翼窗靜聞落屑又李欽叔來過李子遷  
在座會合聯句先子有首唱曰玉立兩謫仙鼎峙三  
敵國又云三強出奇兵八柱乃入克一老怯大敵三  
戰卽三北後自大梁歸陳與初聯句先子首云紅拋  
汴梁塵綠吸淮陽酒後令葉縣中秋夜與郝訪州仲



純王飛伯輩聯句具載蓬門集中

（此處為多欄空白或極淡文字，內容不可辨）

余童冠讀書粗能強記一二至聞先生長者緒言餘論  
 雖曠日累月猶在負劍辟咄時也今老矣神志衰耗前後  
 遺忘閒者追念舊聞十亡八九因竊自慨炎暑車排友朋畏  
 熱絕不往來藜牀北牖噉嚙呻吟兒輩濡筆錄之便數  
 千言雖卑汗庸俗可厭可鄙然疑疑信信實區蓋之談  
 殆與玉扈危亡當者異也先儒有筆記有漫錄有燕語為  
 書不一皆義出六經事兼百代究帝王之則啓聖賢之  
 蘊余之繆學雜舉臚傳風聽何能進於是不過從兒輩  
 咕囁而已雖然詎不勝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從事







於博奕者乎序而藏之因命曰佩韋齋輯聞嗣有所得  
又將續書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父

書不一皆義出六經中兼百外矣帝王之政皆經之  
與與天恩之當各安其式訓育華聖皆經之  
千言載畢千言餘可謂之編然其意自謂謂之  
然雖不封水禁林北編創書中令其華聖皆經之  
數忘問者出念書聞十之八止因自應文四  
數則日以民餘心自  
余重

佩韋齋輯聞卷一

元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著



堯舜之臣禹稷契皋陶益皆有大功德於民者也禹受  
禪為夏載祀四百契之後生湯革夏為殷載祀六百  
后稷之後生武王革殷為周載祀八百天之報侈矣  
皋陶與益疑皆若是可也然益之後生始皇混一四  
海不過二世皋陶之後雖英六蓼春秋之世楚成大  
心滅六公子歸心滅蓼至漢九江英布先黥而王後  
叛而夷視益又不逮焉何哉豈益焚山澤不免戕物



之命淑問如皋陶雖曰惟明克允而刑實傷人之具  
 不然造物者何嗇於此二臣之後也嗚呼為皋陶尙  
 爾而况不為皋陶者乎漢自元帝至平帝禍亂皆起  
 於宦官外戚然召之者實宣帝也宏恭石顯以明法  
 進宣帝用之則宦官之禍始於宣帝矣許史衰有王  
 氏王氏衰有丁傅丁傅衰莽繼之則外戚之禍始於  
 宣帝矣東萊呂公謂宣帝雖中興之君實篡禍之主  
 有矣夫

曹操以鬼蜮之智挾天子弑伏后勦皇子戮貴人害孔

融殺崔炎誅荀彧禮樂征伐出其手者十九年傳至  
 丕卒移漢鼎操疑得志於地下矣然自操肇謀迄於  
 國亡五六十載閒實與司馬氏相終始方懿辭操辟  
 操之志猶未暴也而其心已不下於操未幾把握魏  
 政殺楚王彪置諸王公子鄴至再世受遺父子祖孫  
 相繼秉國師廢齊王昭弑高貴鄉公不三四年易魏  
 為晉視操之脅制漢室殆有甚焉恢恢天網如此世  
 之懷姦孕逆竊窺人宗社者安知無典午氏之踵其  
 後邪



學海類編 卷之二  
司馬懿爲魏上將征伐四克遂陰蓄不臣之志及師昭  
廢二主弑一君卒移魏祚然未再世稱兵相屠惠帝  
昏愚食餅中毒懷愍身爲降虜行酒執蓋萬世有餘  
恥既而中原板蕩宗廟焚沒雖元帝再造而石馬犧  
牛之讖晉已非復興午氏矣自武至愍僅四帝都洛  
陽僅五十二年中開亂離屈辱前古所罕見亂臣賊  
子亦何所矜而爲之乎

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莽篡漢強欲嫁之后不從楊堅女  
爲周宣帝后堅有異志后憤惋形于辭色及堅受禪

欲奪后志后亦不許天理民彝雖婦人女子有不能  
自泯者而其父乃甘心焉賢不肖之相去何大相遠  
哉

古婦人書疏往來之儀史不詳見曹操卞夫人與楊太  
尉夫人袁氏書云卞頓首及楊夫人答書乃云彪袁  
氏頓首頓首豈以卑答尊遂冠夫之名於某氏之上

李耶王世宗皆受學於文獻又密賦與對文獻坐南  
漢桓帝朝陳蕃薦徐穉等五處士皆屢徵不起帝欲圖  
姜肱之形肱臥闔室卒不使畫工見之他時竇憲薦



楊喬徵之及朝帝愛其才貌欲使尚主喬固辭至不  
奠食而卒是亦可以廉頑立懦矣

李密王世充皆受學於徐文遠及密起兵使文遠坐南  
面備弟子禮拜之及文遠見世充乃輒先拜或云君  
倨密而下王公何也答曰密君子能受酈生之楫世  
充小人無容故人義相時而動可也乃知李密之待  
故人能謙下如是君子之稱非溢美也

戰國策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  
臣無拜則可矣否則不見也乃知參拜之禮於古爲

### 重

蔡文姬云臣父言割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

八分故名八分張懷瓘云本楷字漸若八字分散故  
名八分杜詩倉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  
倉石鼓名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蓋八分必由大小  
二篆而出正如文姬之言若但類楷字而分散非古  
也

梁元帝時有荊州放生亭碑載藝文類聚則放生非始  
於唐也



醯釋名苦酒卽醋也魏名臣奏曰今官販苦酒與百姓  
爭錐刀之利則官司鬻醋見於魏初

士大夫飭身修行固不求後世之知然行同乎古人而  
名不聞于後世亦尙論者之所深惜也齊大饑黔敖  
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  
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  
曰子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  
食而死充其介夷齊之流也而氏名無傳焉可慨也  
已爰旌目事亦與蒙袂輯屨者同乃託列子以顯其

亦有幸不幸耶

漢高祖經營之初招亡納叛既定天下則崇節義以勵  
風俗蓋知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也赦季布  
斬丁公所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然鄭君嘗事項籍  
籍死屬漢高祖悉令籍諸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此  
正節義之士高祖乃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  
何其戾也史稱高祖豁達大度吾於此不無遺憾焉  
唐世系載鄭君名榮大司農當時蓋其後云

楊寶當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及王莽居攝與兩龔蔣詡



俱被徵遂遁逃不知所之光武高其節建武中遣公車徵詣闕老病不至卒于家其後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爲東都顯族胡廣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剛亦解衣冠懸府門而去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廣仕漢位公台者三十餘年歷事六帝是皆潛隱不耀所以覃後昆之慶如此蘇子曰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故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饗天下之福蓋造物報施之理誠不誣也

老學庵筆記載虞少崔言傅子駿云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八句蓋古帝王相傳以爲大訓至曰皇極之敷言乃箕子語

秦始皇併吞六國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方欲帝萬世其志大矣然卽位之年甲寅漢高帝生焉越十五年己巳項籍又生焉始皇南巡會稽高帝時年二十有七項籍纔十二三耳已有取而代之之意造化倚伏默竊於冥冥之間嘻可畏哉



司馬公著治資通鑑垂萬世法獨以魏接漢統疑蜀先  
主非中山靖王之後至諸葛亮伐魏皆以入寇書此  
不可曉周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秦置宗正  
漢因之以敘九族平帝更名宗伯五年又于郡國置  
宗師以糾皇室親族世氏後漢置宗正卿掌序錄王  
國嫡庶之次與宗室親屬近遠安有漢室尚存而  
德敢冒中山靖王之後者孔明一代偉人且生于漢  
世安有不知竈德而輕于以身許之者况操丕之姦  
雄使竈德而冒靖王之後其許之亦久矣顧豈待後

人議之耶晉史自帝魏後賢吝更張世無魯連子干  
載徒悲傷文公此詩其意微矣

蜀譙周問杜瓊曰春秋讖謂代漢者當塗高而周徵君  
羣以爲魏者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  
取類焉爾周因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吏  
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其後譙周緣瓊言遂  
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  
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君今名太子  
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



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爲帝皆廢爲諸侯與師服  
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嗣主名禪其訓授也  
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後景耀五年宮中大樹  
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槩而大期之  
會具而授若復何言釋曰曹者眾也魏者大也眾而  
大天下其當會也言蜀之將歸于魏也蜀果亡悉如  
周言予以辭考之周不過因杜瓊之辭而推廣之殊  
無意義然而卒驗者豈瓊亦有默授之者耶雖然以  
新造之蜀先主已崩武侯薨禪以闇弱之資而又惑

於闇豎使無此識其能與魏爭乎

三輔黃圖載秦漢宮室苑囿甚備顏師古漢書新註多  
取焉然不載作者名氏唐藝文志有三輔黃圖一卷  
列地理類之首亦不著何人作也其間多用應劭漢  
書集解劭後漢建安時人至魏人如淳注漢書復引  
此圖以爲據故苗昌言以爲漢魏間人所作今考此  
書其載治所云漢光武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  
治高陵於神駟臺云魏文帝徙銅盤盤折聲聞數十  
里書載光武魏文帝眞漢魏間人作也



先儒謂五代之君周世宗爲上唐明宗次之至謂作史  
欲起自梁之丁卯訖于周之己未止書甲子不具建  
年其意亦微矣

真廟時有百姓爭財以狀投匭輒比上德爲桀紂比奏  
御上令宮人錄所訴事付有司施行而匿其狀曰百  
姓意在爭財其實無他若併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  
之事不得而直必先案其指斥乘輿之罪愚民無知  
亦可憐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真廟有  
焉

仁宗一日問饗人折米幾分對曰折六分訝其太過旨  
折五分次日供進偶暴下歎曰習使然也旨如舊一  
日太官進膳飯有砂石上含之密示嬪御曰慎勿語  
人又一日思荔枝有司奏供已盡近侍曰市有鬻者  
上曰不可來歲恐增上供之數又一夕思燒羊頭近  
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宣取後必泛殺以備暴殄  
無窮矣其儉德如此

嘉祐中韓緯以司門郎中出知潁州時京西大饑韓賑  
濟有方郡人賴以全活因揭榜鄰境諭以救卹之意



使來就食鄰境之民襁負而至者不可勝數倉廩既竭又乏寬閒之居以處之因感疾疫死者相枕藉韓亦以疾亡其秋郡一士人夢召至陰府治韓司門賑濟獄士人乞假治後事及覺得疾旬日而卒賑濟本仁者用心務廣其聲而實不至尙罹陰責乃若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者詎獨見赦於冥冥之間耶

昌陵初卽位誓不殺大臣不殺功臣不殺諫臣折三矢藏之太廟俾子孫世守之徽宗北狩懼祖訓之失墜

也以黃中單親書之遣內侍曹勲間回道歸國付之思陵子孫罔敢逾越周家忠厚未必過之

東坡一字仲和洗玉池銘末云仲和甫銘之維以識德仲和甫僕也僕蘇軾子瞻也

朱文公解周易參同契而曰鄒訢釋多不疑其義聞之先輩謂鄒本春秋邾子之國朱其後也樂記讀訢爲熹謂之鄒訢實文公姓名也司馬公在洛一日衣深衣散步過康節天津之居語謁者曰程秀才康節出肅則公也怪而問其故公笑曰司馬氏非出程伯休



父乎文公或亦本諸此

元豐五年廷試進士有暨陶者臚唱久不應上顧左右  
蘇丞相云恐當呼訖吳有暨豔造營府之論恐其後  
也上命以訖音呼之果出應問其里曰崇安人上顧  
蘇曰亦吳人也

蘇丞相頌嘗曰宋所以太平百三十餘年而內外無患  
者宗室戚里不預政后妃王姬無私謁公族世祿之  
家無驕陵而守禮法至神廟招駙馬不許升行此尤  
足以風勵天下矣

韓非子載師曠鼓琴事雖幾於誕然或者有之余里人  
郭楚望以善琴名淳景閒一日郡守資政趙公招飲  
雁汜閣月夜鼓一再行有物似魚非魚跳躍于池中  
者數四守怪之莫測也他日復鼓前操復跳躍如故  
明日涸池水索之得無射律琯蓋沈埋歲久適鼓亦  
無射調聲應氣求故如此然亦奇矣

上官有忌用正五九月者凡數說或謂宋以火德王寅  
午戌火在人臣當避之若然則近代之戒殊非古制  
然以木德王者不聞避亥卯未以金德王者不聞避



巳酉丑何也或謂臣爲商商屬金寅午戌屬火火能  
剋金故避之然則歲時日支干之屬火者亦當避邪  
何忌乎寅午戌月而已也或謂正月爲少陽用事萬  
物發生五月爲太陽用事萬物長養九月爲太陰用  
事萬物肅殺當物而推移之時以此月舉事多忌尤  
不可曉惟寶華唐書音訓高祖紀註曰正五九三月  
不行死刑且引釋氏智論謂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  
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  
故此三月省刑修善今之州郡此三月不支羊肉錢

先儒遂以正五九不上官政沿襲唐家故事案漢張  
敞曰爲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九月視事有  
漢朔方太守碑曰延壽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衙令  
五年正月到官則兩漢以前未嘗忌此三月疑若真  
始于唐者及讀齊書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  
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  
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其位則此忌自  
魏已有之又非始於唐也然唐獨孤及集有舒州到  
任表云九月到任訖於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又何



邪今之歷書多本于唐一行禪師於此三月亦多禮  
上吉日是知未嘗顧忌也

鄒陽賦曰清者為酒濁者為醴清者聖明濁者愚駭故  
魏人庾語亦曰清者聖濁者賢而徐邈又有頗復中  
聖人之說然皇甫嵩作醉鄉日月曰凡酒以色清味  
重而飴者為聖色濁如金而味酸且苦者為賢色黑  
而酸醜者為愚又以家醪糯觴醉人為君子以家醪  
黍觴醉人者為中庸以巷醪麴觴醉人者為小人則  
酒之品目又不止于聖賢矣

原以醇醜  
校之當是  
醜字

杜子美詩曰人生幾何春又夏不放香醪如密糖退之  
亦曰一尊清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後世遂以  
唐人好飲糖酒然考退之詩又自有酒味冷冽之語  
而樂天曰甘露太糖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又曰  
戶大嫌糖酒才高笑小詩又曰揭甕聞時香酷烈封  
餅貯後味甘辛則甘辛苦烈乃酒味之至佳者唐賢  
與今人之好大抵相類所謂至于口天下期于易牙  
者蜜餹之喻不過取其醇醜而已

典論漢孝靈末年百司酒酒一斗直千文楊松玠談藪



學海類編  
記北齊盧道語長安酒錢斗價三百唐食貨志德宗  
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  
斛直三千是史識酒價之貴也白樂天與劉夢得閒  
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李白詩  
金釀清酒價十千王維詩新豐美酒斗十千崔國輔  
詩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許渾詩十千沽酒留君  
醉權德輿詩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若得奉君  
謹十千沽一斗抑何酒價之不廉如此先儒或謂此  
乃詩人寓言不過取曹子建樂府中語予以諸賢詩

考之似皆摭當時之實非寓言比然杜少陵詩街頭  
酒價常苦貴坊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  
有三百青銅錢三百一斗少陵猶以爲貴而諸賢皆  
以一斗十千爲詠又何貴賤懸絕如此

蔡邕爲漢名臣而無後雖有女傳業而賢者傷之後讀  
漢史謂獻帝遷都長安董卓賓客欲尊卓比太公稱  
尚父邕以爲宜須關東平定然後議之至邕集中乃  
有薦董卓表謂卓功參周霍而止于三事無異於眾  
宜以爲相國位在太傅上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則異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時卓爲相國正邕之所啓也豈以是而獲戾冥冥者歟  
鄧攸亦晉之賢者世謂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然考之晉史攸遭賊欲全兒子遂棄己子其子追及  
縛于道傍夫追而不及尙當憐之追及矣而縛于道  
傍其絕滅天理甚矣天之不祚伯道亦豈以是歟  
古語云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難者然孔子曰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又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  
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

之以財而觀其行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  
觀其則雜之以劇而觀其色九徵至人不可得矣合  
二者而觀人亦可以知其槩也已

律禁殺牛不知始何代南史梁傅昭性篤謹子婦嘗得  
家餉牛肉以進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  
可取而埋之疑殺牛之禁自梁始按曲禮天子以犧  
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則古者天子諸侯大夫  
皆以牛祭也王制又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  
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則不特用於祭祀而賓客燕



學海類編  
卷之三  
禮記  
饗亦或用之雖未見用於士庶人之家然易稱東鄰  
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泛言東鄰則又似不專主于  
天子諸侯大夫者往往祭祀賓客或可通用至於諸  
侯無故不殺牛苟無故諸侯亦不敢殺也古之犯禮  
甚於犯法正不待明著之律令也東漢第五倫爲會  
稽太守俗多淫祀民常以牛祭神倫到官移書屬縣  
曉告百姓巫祝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則殺牛有罰  
自東漢已然矣要知服田力穡牛實有功於生人者  
禁而勿殺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燧人氏鑽火至周四時變國火蓋春取榆柳之火夏取  
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櫛之火冬取槐  
檀之火一歲而易火者五疑若多事及觀洪範五行  
傳乃知古人之意火蓋關於時政火性炎上者也老則愈  
烈於是遇物輒然若新火性柔青光炯炯乃無忽勝  
速熾之患縱使延燎亦易撲滅是則古人鑽燧改火  
之意也唐人詩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烟散入五侯家  
不過爲節物之戲玩耳



杭州得鮑以文手校寫本鮑氏家訓寓簡及此書閉  
 置笥中十餘年矣今將以易末爻校於山本上脫  
 文致則讀書齋本已有之此外改訂之字凡四二百一  
 是書榛莽為之廓清亦存一味也

增補記



是卷增改五十二字丙寅十一月初二日沈特記

佩韋齋輯聞卷二

元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著

韓退之聽穎師琴詩極摹寫形容之妙疑專於譽穎者  
 然篇末曰推手遽止之濕衣淚滂滂穎乎爾誠能無  
 以冰炭置我腸其不足于穎多矣太學聽琴序則曰  
 有一儒生抱琴而來歷階而升坐於尊俎之傍鼓有  
 虞氏之南風廢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怡愉廣厚  
 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莫而退皆充  
 然若有所得也何嘗有推手遽止之之意合詩與序



學海類編  
而觀其去取較然抑其知琴者本以陶寫性情而冰炭我腸使淚滂而衣濕殆非琴之正也  
陶淵明止酒詩蓋不得已而欲止於酒止猶縣蠻黃鳥止于丘隅之止非禁止之止也居止城邑坐止高蔭步止華門味止園葵懼止稚子皆止其所止也而平生乃不能止於酒焉暮止則寢不安晨止則起不能日日欲止之則營衛不理是豈溷世全身之道哉今覺止酒爲善雖止扶桑浹可也又何獨止扶桑浹哉雖千萬祀亦可也其旨如此東坡追和乃云微疴坐

杯酌止酒則瘳矣從今東坡室不立杜康祀是果淵明之意耶

張司業節婦吟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緜意繫我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  
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  
君不相逢未嫁時禮男女授受不親婦人從一理不應受他人之贈今受明珠而繫襦還明珠而垂淚其愧于秋胡之妻多矣尙得謂之節婦乎

東坡秦穆公墓詩橐泉在城東墓在城西無百步乃知



東晉書卷之六  
昔未有此泉秦人以泉識公墓昔公生不誅孟明豈  
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  
二子從田橫古人感一飯尙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  
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古人不可望今人蓋可傷及  
居海外和淵明詠三良詩則云此生太山重忽作鴻  
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  
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惟殺身固有道大節要  
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  
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

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與前詩意若大戾雖  
老成之見與少年異然可以死可以無死皆事君立  
身之大義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卷耳夫行役於外其室家閔其勤勞而作也正與汝墳  
殷其雷之意同故曰嗟我懷人曰我馬瘠矣我僕痛  
矣人曰我懷焉曰我馬瘠曰我僕豈后妃之言臣下  
哉說者承小序誤故遷就而爲之辭耳

葛采懼讒也一日不見而如三月三秋之隔其疑畏若  
太過者然武安去咸陽七里而應侯之譖已行董仲



舒遷膠西相而幾不免于禍之及姦鋒中人瞬息閒  
事此詩人所以深懼也此三民三婦之詞其發異者  
小弁鹿斯之奔喻太子被放而去也奔宜亟而反伎伎  
然者不忍去也何不忍哉雉之雉也尙求其雌王豈  
不念后乎木之壞也尙疾無枝王豈不念太子乎吾  
之憂如此王甯莫知之乎此人子之至孝不敢以無  
天理人心者量其親也

四牡五章四章皆言王事靡盬而末章獨無之蓋王事  
畢而歸也故曰將母來諗以養親之志而來告於君

也不然將驅馳之不暇而暇遂其私乎於此詩可以  
見臣子之心矣

狡童序謂刺鄭忽而作諸家皆祖其說惟岷隱戴氏謂  
山有扶蘇指狡童謂在朝之小人今此詩不當以爲  
昭公意當時必有用事如董賢者彼狡童耳子與之  
狎乃不與我言子雖不我與我維子之故至不能食  
不能餐子獨察我乎詳味此說則子正指昭公而狡  
童則指用事者也世子忽年旣長矣帥師救鄭再卻  
齊侯之昏不可以爲童子况忽非有大罪者國人特



閱其微弱無忠良爲之助耳詩人主文而譎諫安有  
斥其君爲孩童而聖人錄之者褻裳之詩亦然子惠  
思我言昭公而思我我則褻裳而涉溱子不我思豈  
無他人但不忍狂童之亂政耳亦非斥其君爲狂童  
也

無衣由大夫言之則美武公由聖人言之武公之罪大  
矣武公自負彊大不請命于天子乃使其大夫風天  
子之使而取之其志何如也豈曰無衣自詭以盛彊  
也不如子之衣是以敵己者相似也衣者天子之衣

豈使臣之衣哉七命曰侯伯之服六命曰子男之服  
變六言七非武公之謙辭也岷隱謂外示彊大中實  
欲然真情發見不可揜也當是時晉猶未甚彊非得  
天子命服不敢久安故夫命者命皆可恃以爲安且  
吉安且順也然以左氏傳及史記考之則周之失亦  
甚矣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季弟成師於曲沃諸  
侯專封而王不之問一失也三十六年潘父弑昭侯  
欲納成師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公弑  
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公二年曲沃莊伯攻



晉王不能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始命  
虢伐曲沃立晉哀侯四失也十三年曲沃武公弑晉  
小子侯王雖不能即討明年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  
緡又明年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王綱若  
少振矣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受賂乃命之為諸侯五  
失也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于大夫竊於陪臣陵夷  
至此周其能久乎君子於無衣之詩可以知周之終  
於不競矣

黍離一詩元城劉氏曰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

其心變焉次則微變久則安之矣至於君子忠厚之  
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  
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感慨之意終始如一  
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所以為忠厚也噫予于是  
而重有感矣然黍離王國之詩降而為風自季札觀  
樂已然非夫子刪詩所得而降之也

簡兮之詩衛之賢以萬舞為恥君子陽陽周之賢以執  
左簧執翽為樂均一棄賢也然賢者有恥心則國猶可  
為也賢者而樂於執簧執翽則國非其國矣周之事



尚忍言哉。而樂欲時時。固非其國矣。思之。事式微黎之臣子作也。當是時。衛之君與其大夫竝爲淫亂。黎之臣實醜之。然黎有狄難。君寓於衛。臣不得不從焉。而心蓋寐寓衛爲恥也。故曰胡爲乎中。露露言其濡染也。胡爲乎泥中。泥言其陷溺也。黎雖滅亡。猶醜衛之淫亂。則淫亂之醜。其甚於滅亡也多矣。凱風孟子謂親之過小者也。余友廬陵龍仁夫曰。是詩當於劬勞一語觀之。夫以棘心之微。凱風吹之。至天天之甚。則母之撫我育我。出入覆我。其劬勞亦甚矣。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况於小過而敢怨乎。故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又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惟知自責。而一毫怨懟之意不萌焉。是非勉強矯飾而然也。皆天理人心之自然。而發見者也。

將仲子毛氏之說失之矣。京之不度。祭仲諫之。莊公弗納。非有愛於叔段也。畏我父母。畏我諸兄。畏我國人之言。故未敢亟圖之耳。然兄弟同氣。古人譬之手足。而是詩擬之以杞以桑。以檀皆有可以斬伐之理。則詩人之意。固有在矣。可畏者有時而不畏。可懷者有



時而不懷段其能自免乎。觀此詩也。則克段于鄆。顧豈在于子封。御車之時耶。

遵大路。國人留賢而作也。古之去國者。或閉道奔亡。而君猶留行焉。今也遵大路而去。則顯然與莊公絕矣。國之留賢者。於遵大路之中。執其袪。執其手。冀少需之母。我魏惡。又引其故。與好者而感動之。其情切矣。而莊公聽其自去。若罔聞知。則其失道也甚矣。

風雨之詩。非思君子也。亂世小人多。而君子少。幸一遇焉。故曰心夷曰疾。瘳曰云。胡不喜。猶莊子所謂逃空。

谷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也。

柏梁體詩起于漢武帝元鼎元年起柏梁臺三輔舊事云以香柏爲之香聞數十里郊祀志曰鑄銅爲柱三秦記曰上有銅鳳名鳳闕臺武帝詔羣臣二千石能爲七言者賦之句各七言句末皆諧韻仍各述所職如丞相則曰總領天下誠難治大司農則曰陳粟萬斛揚以箕他皆倣此後世遂爲詩體云

淇澳云菴竹猗猗注菴蓐也又爾雅菴竹蕭蓄也似小梨赤莖節好生道傍可食又云韓書作薄音篤亦云



篇竹余嘗疑之史記河決瓠子武帝令羣臣從官自  
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  
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天子既臨決河悼功之不  
成乃作歌曰云云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  
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積林竹兮楗石蓄晉灼  
注淇園衛苑也多篠顏師古曰積林竹者卽上所說  
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又任昉述異記衛有淇園出竹  
在淇水之上梁元帝竹詩亦云嶰谷管新抽淇園竹  
復脩則淇澳從來產竹明矣所謂菴蓐篇蓄之類將

別有所據

甲戌夏予游江右旅邸題詩滿壁獨記憶數首歲久忘  
其氏名因錄于左過常山云酴醿香夢怯春寒晝永  
簾垂燕子閒敲斷玉釵銀燭冷計程應念過常山閨  
怨云有約未歸蠶結局小軒空度牡丹春夜來揀盡  
鴛鴦繭畱織征衫寄遠人漫題云南國傷讒緣蕙苾  
西園議價指蒲桃惟遺白髮存公道近日豪家染鬢  
毛王荆公讀書堂詩云烏石岡頭上豕歸柘岡西畔  
下書帷辛夷花發白如雪萬國春風慶歷時此詩尤



婉而成章者也

予於北士家見二詩其一讀史詩曰襄漢雲屯十萬兵  
習池酩酊不曾醒紛紛誤晉皆渠輩何獨王家一甯  
馨德祐末邊將沈溺酒色兵事多賣降恐後乃指儒  
臣以爲誤國此可以閉其口而奪之氣矣

杜子美晚行口號云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  
江總還家尚黑頭然江總還宅詩紅顏辭鞏洛白首  
入轅轅乘春還故里徐步采芳蓀未嘗黑頭也

梅亭李公甫工耦儷之文好用經句守榮州日四川茶

馬司欲奪榮之鹽井而權之公甫申省爭辨一聯云  
征商自此始矣必求龍斷而登之作伯其無後乎爲  
其象人而用也蓋榮素無權鹽之禁苟并隸茶馬司  
則權鹽將昉於此詞意俱到良不易得然集中所載  
之作閒有牽彊合者弗逮也

饒公應龍以浙西提刑除直顯文閣浙東安撫使兼知  
紹興府余代爲賀劄有云翠節底公紅茅易鎮對揚  
光訓丕顯哉文王之謨保釐東郊祇命以周公之事  
又曰大都之尹羣州之節式遄唐帥之行會稽所喜



京兆所思渾印坡公之句左巖魚帖之句會謝元  
黃尚書萬石舊以朱制置祺孫辟爲廣西經略司主管  
機宜文字雖不就常執門生之禮事之黃守吳朱守  
當塗書問往來殆無虛月朱後爲四川宣撫黃俾余  
作劄賀之欲述其違遠戀慕之意余偶得一聯云所  
見數十人未有盧公之知己去五千里何由張籍  
之致身

黃公萬石將漕福建兼知建甯府適歲歉米斗至錢貫  
五倍因禁官民毋得釀酒令行數月米價頓減旣而

寓公招宴以乏酒往往煮參棗湯代之樂語云如此  
風月夜顧安所得酒乎在乎山水閒醒能述以文也  
然不知何人所作又沿江制置司中秋大宴樂語有  
云試問夜何如坐看疏星度河漢但願人長久不妨  
千里共嬋娟亦不記何人作也又某人由沿江制幕  
召試館職將行制置司請於朝旨帶行秘書省正字  
仍舊職其謝啓云夢玉宇瓊樓之邃何似人間陪綸  
巾羽扇之游依然江表皆以詞語屬對切中而事情  
亦可喜也



丞相趙忠靖葵少負經濟之才恥事科舉以戰功致宰  
輔給事中徐清叟駁之謂宰相非賞功之官且援宰  
相須用讀書人爲辭忠靖以此力乞骸以歸既得請  
其謝表曰雖霍光不學亡術固難免于眾譏然皋陶  
所讀何書敢以是而自解皋夔稷契所讀何書趙清  
獻答荆公語也用當家事益見其工  
賈平章始生之日錢唐宰郭應西以詞賀之序語云峻  
極於天誕彌厥月綵衣廊廟昔無一品之曾參袞繡  
山林今有半閒之姬旦蓋賈有所生之母朝命封兩

二字似誤或  
是靜待

國賜號壽賢而新築亭於葛嶺私第扁曰半閒故也  
其結聯云日長門館坐對南北峰之高時游廟堂盡  
付東西廳之問賈甚稱賞以此峻除列院然識者謂  
晉楚之富不可及也曾子猶曰我以吾仁我以吾義  
是豈較一品者周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又豈志半  
閒者哉東西廳見韓魏公傳若南北峰殆俗語耳豈  
一時偶阿其所好耶  
東坡先生文章妙一世韓文公廟碑尤奇偉但先輩以  
詩中作書詆佛譏君王之語謂君王非可譏者沔水



規宣王不如易以規字爲善予謂山谷病起十詩以不愧少陵至曰潁川狂士邢尙書本意扶日上天衢敦夫若在鑄此老不令平地生崎嶇鑄之一字雖爲崎嶇發然父亦豈可鑄乎父慈子箴則有之矣  
征商自賤丈夫始孟子言之隋志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萬輸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因知稅契錢自晉始

明道閒嵩山石室中有狂僧誦法華經棲泊二十年形土木也飲食猿鳥也扣其真旨不可具道嘗曰古之

人念念在定慧何由雜今之人念念在散亂何由定  
歐陽永叔尹師魯最闢佛者聞之亦不覺心醉謝希深與梅聖俞書云

秦檜爲相怙權恃援沮復仇之議誅殺勲舊誣陷忠良死之日詔譔神道碑士大夫無肯執筆者然其子孫迄宋之亡仕者不絕或疑造物報施之誤至閱四朝聞見錄遂以爲檜息兵和戎生民賴以休息時有太平翁翁之號恐造物以此佑之余觀靖康末檜在粘罕營首入議狀乞存趙氏其後黃時稱徐揆段光遠



學海類編  
始繼之一日粘罕謂莫儔曰搜尋宗室有所未盡儔  
陳計俾於宗政寺取玉牒其中有名者盡行根刷則  
無遺類矣檜在傍曰尙書之言誤矣譬如吾曹人家  
宗族亦自不少有服屬近而情好疏者有雖號同姓  
而恩義反不若異姓者平時富貴既不與共一旦禍  
患乃欲均之恐無此理粘罕曰中丞言是也由此宗  
室之獲免者眾此二事亦有取焉

天聖中劉綽爲京西轉運使分遣屬官盤量諸郡在庾  
之米贏十餘萬石奏乞付三司收繫時章獻太后垂

簾問曰已盤量者條貫許再盤量否對曰向來漕臣  
徇情不肯盡收入歷太后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  
簡魯宗道否此四人者皆不因盤量收出斗斛致身  
于此公綽大慙退謂人曰當是時殿上壁罅可入我  
亦入矣

紹興三年四月知藤州侯彭老以本州賣鹽寬剩錢一  
萬貫文買到金一百六十餘兩銀一千八百兩投進  
詔縱有寬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當進納或恐  
亂有刻剝取媚朝廷侯彭老可特降一官放罷以安



作故也

建炎間大臣薦瀘州草擇彭知一有康濟之略隱居鳳翔者令守臣錢蓋津發赴行在所既入見乃以所燒金及藥術獻詔云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世仰三省發遣赴元來去處仍將燒金合用什物於街市毀棄寶祐丁巳淮東總領獻羨餘三百萬旨轉一官依舊職如董鴻儀父以司戶參軍爲幕寮作奴戒譏之其辭曰董子官於南徐俸錢二百有三十券貯以篋百費取需焉率兼旬而盡復閤閤焉數日以待繼有奴狡

笑于傍曰使狡得職是篋當不至乏絕且有贏羨余甘其言也使職之已而默計其餅罄壘恥也呼狡來前問有餘狡曰有余曰子非以吾之券貸于人而取其倍稱之息歟不然則子獲草中之蚨歟狡曰亡是也狡能使郎有餘足矣奚以問爲余喜而歌曰昔嗇兮今豐昔窘步兮今從容月之羨以百計歲之羨以千計吾其免于屢空信乎狡之爲吾謀也忠一夕月明步于庭有歌於牆陰者曰露零零兮霑衣鶴翩翩兮夕饑鶴饑兮何憾傷子產之智兮而受校人之欺



學海類編 卷三  
審而聽之吾史慙也余曰慙爾何歌之悲也曰自郎  
之任是狡也慙不得以受子之傭矣慙不足計也以  
物售子者不得以受子之真矣子之所識窮乏者不  
得以時蒙子之惠矣余矍然曰茲狡之所謂有餘者  
哉詰朝亟斥篋中券償之其羞澀也如初

是表校正五十字



佩韋齋輯聞卷三

元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著

王勉夫著野客叢書謂士大夫不幸遺其親於不測之  
地要當委曲回護無戾吾大節可也苟雖固執而不  
顧其親君子所深惜焉于是以趙苞之破賊爲非以  
周虓之降秦爲是又曰士大夫脫有不幸當爲周虓  
無爲趙苞按趙苞爲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妻道爲賊  
所虜賊出母示苞苞號泣謂母曰昔爲母子今爲王  
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遂進



破賊母妻被害苞謂人曰食食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遂歐血而死周虓爲梓潼太守遣騎送母妻歸道爲苻堅將所獲虓不得已亦降堅以爲尙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至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况郎任乎堅乃止禮事君不忠非孝也孝經於事君一章獨言忠而不言孝忠卽所以爲孝也苞之與虓均爲太守非復在母膝下時食人之祿當死人之事故死城郭死封疆聖人韙之苟以親之故棄城而降其

虧大節多矣母子俱存如君父何況吾爲君之臣吾之父母亦君之臣妾苟不幸而處於不測之地吾能破賊吾之忠也父母而死於賊亦吾父母之忠也事定之後辭爵賞不受如苞之死斯已矣爲虓之降其可哉苟降矣使其母如王陵之母則亦非所以慰母心也故爲人子者不忍於其親必不舍吾親而仕可也辭親而仕則爲人臣矣爲人臣而避其難可乎哉或曰如此則高帝分教一栢羹之語然乎否乎曰是棄不可同年而語苞之與虓皆爲人臣義不當顧私



恩而毀忠節者劉項之爭可已斯已矣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聖人且弗忍爲况忍舍父而取天下乎孟子于瞽瞍殺人之問曰聖人棄天下猶棄敝屣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謂得瞽瞍之重於得天下也然則高帝之不顧其父豈趙苞之不顧其母比哉或者又曰使苞而不死葬其母終身廬墓而不仕可乎曰父而有後歐血而死耳苟宗祀無訛則終身廬墓而不仕君子亦無責也

漢明帝夢金人飛行殿庭頂有日月之光已而徧問羣

臣惟傅毅對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其是乎世遂謂佛之靈能於其教未行中國之先已見夢於帝按漢書霍去病出隴西過焉耆千餘里得匈奴祭天金人而歸武帝取而置諸甘泉所謂金人非佛像而何金像既入漢當時渾那休屠數萬之眾皆徙入塞內亦有入長安者悉月氏故種其閒豈無奉佛者又有金像以爲之宗主則中國之人習聞其事久矣是則所謂佛者明帝固先聞之由聞生想遂形於夢此樂廣所謂因也不然傅毅生于中國何由而知



飛行挾日月者爲佛邪由此言之佛入中國雖在明  
帝時而其萌已兆于武帝時矣然列子亦有西方大  
聖人之說則前乎漢世佛之名固已著矣問其事  
趙韓王爲相廳事後置二甕有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  
滿卽焚於通衢李文靖公爲相自言居位無補萬一  
惟四方言利害未嘗一見施行聊以此報國自常情  
論二公若苟且廢事者而當時國家治安百姓富庶  
何也天下事不可輕易改更興一利必有一害今日  
之有益於民者他時或有損于民是故法不至甚弊

守之可也載其清淨民以甯壹曹參之于漢亦然豈  
特趙李二公之見如此

唐仲俊年八十五極康健自言幼讀千字文因心動神  
疲之語而有所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所以老而不  
衰

昔褚淵爲齊司徒賀客滿座褚歎曰使彥回作中書郎  
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  
往年予遊淮甸聞有以忠勇名者朝廷累授節鉞謂  
在不古名將下使先數年而斃誠有足以欺天下後



世者不幸老而不死，隳名損節，爲萬世笑。人臣事君，見危致命，故死城郭，死封疆，義不返顧。顏魯公死，李希烈之難，年已八十，志士仁人老而益壯，固不以衰年貳爾心也。使皆如彥回輩，則國家亦何所賴於老成哉。

王禹玉元厚之嘗問蘇子容曰：公記問之博，以至國家典故本末無遺，日月不差，用何術也？子容曰：某每以一歲中大事爲綱，而究當年之事，則不忘矣。如某年改元，某年有某事，某年上卽位，某年有某事，某年立

后立太子，某年有某事，某年命相，某年有某事，亦記事之一法也。

朝士舊皆跨馬，思陵幸維揚，雨中見扈從臣寮奔走泥淖，有墜馬折臂及駐蹕于杭，詔百官許乘肩輿。汪浮溪謝表云：臣勞于下，宜無俟駕之行。君恤其私，至許肩輿之使。又云：憫塞翁折臂之憂，從漢相小羣之佚。古者刑不上大夫，已爲忠厚之至。大中祥符二年，詔曰：朕念四方士子，雖應刈楚之求，未著贖刑之典。深可憫惻，繼自今，曾應舉士人有犯公私罪杖以下聽贖。



學海類編卷之五  
此意猶爲忠厚所以士大夫亦罕犯法賈誼謂嬰以廉恥故人興節行者是也  
甯廟時永嘉有林君奇者以風鑑名京師日閱十人則卷簾撤肆而飲穆陵在側微詣焉君奇熟視不對肆將撤穆陵辭去君奇留之延至所居夫婦具盛服以拜曰貴官姓穆陵曰玉牒趙氏也又拜曰天下尙太平穆陵驚愕曰叟何爲者君奇對曰某閱人多矣未見有如官者後五年當爲天下主今雖貧去此六十年日必富且貴因徵詩爲他日證穆陵拈筆書曰許負

往昔矣天綱今何之誰知千載後復遇林君奇且識歲月未幾選嗣沂邸擢果州團練使邠州防禦使封成國公甯廟崩濟王廢遂入繼大統君奇取詩飾以龍錦標諸肆時相史彌遠呼君奇索詩給爲入奏官之明日贈以錢二萬放令歸鄉君奇憤恚而死甯廟升遐遺詔有曰雖不明不敏有孤四海望治之心然克儉克勤未嘗一日縱己之欲故老聞之無不慟涕

穆陵繼統實史相彌遠擁立之功楊文元公簡史之師



也以列卿召對上從容問曰聞師相幼嘗受教於卿  
簡對曰臣之教彌遠者不如此上曰何謂也對曰彌  
遠視其君如弈棋上默然罷朝上以語彌遠彌遠對  
曰臣師素有心疾

徐僑爲侍從家貧朝服亦浣濯紉補穆陵見之蹙然曰  
卿一貧如此僑對曰臣不貧陛下貧穆陵問之故對  
曰陛下內無良相外無良將安得不貧上愕然

乾德四年十月詔先朝帝王陵寢申樵採之禁仍置守  
冢戶委逐處長吏常切檢察罷任有無廢闕卽歷明

書之太昊炎帝黃帝高辛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  
王武王漢高祖東漢世祖唐高祖太宗以上十六帝  
各置守冢五戶每歲春秋御置名祝版祭以太牢商  
中宗太戊武丁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宣帝魏武帝晉  
武帝後周太祖文帝隋高禩文帝以上十帝置守冢  
三戶歲一祭以太牢餘如秦始皇漢惠帝景帝武帝  
唐德宗敬宗武宗昭宗梁末帝後唐愍帝明宗三十  
有八帝皆嘗禁樵採又詔曾經盜賊開發者重製禮  
衣常服棺槨以葬若先代帝王有祠廟者每祠須及



學海類編卷之二  
一百五十閒以上委州縣長吏躬親點視索圖赴闕  
遣使覆案令太常禮院重定配享功臣檢討儀像繪  
付諸祠惟東晉六朝陵闕多在金陵丹陽之閒當時  
江左未平所以制書不載斯亦忠厚之至也  
咸淳末賈似道以太傅平章軍國重事禁天下婦人不  
得以珠翠爲飾時行在悉以璫璃代之婦人行步皆  
琅然有聲民謠曰滿頭多帶假無處不璫璃假謂賈  
璫璃謂流離也西域傳罽賓國有琥珀流離則璫璃  
字本流離也

精太用則竭神太役則疲學者非天才敏瞻乃欲敝精  
勞神於文字中往往亦足致疾北史文苑傳李廣齊  
文宣初嗣霸業命掌書記廣苦心於文詞閒一日坐  
而假寢忽驚謂其妻曰吾向似睡見一人止吾身中  
曰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能堪今辭君去矣因恍惚  
不樂後數日遇疾逾年而死宋淳熙閒成都倅秦奎  
極力屬文後得疾字皆不復識亦不能書以此遂殂  
夷堅續志蓋言其詳云

用事之誤前輩所不免若尋常詩文亦未爲深害至若



告君理宜謹審唐太宗問孔穎達曰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帝稱善除國子司業太宗雖誤以曾子爲孔子穎達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闇記三禮義宗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尙書詩禮記王氏易能屬文兼善算廡一時老師宿儒皆出其下質疑辨難人畏服之乃不省論語所載曾子之言直以聖人教人爲對何也蘇文忠公博學強記又嘗註論語其上皇帝書有云未信而諫聖人不與此論語載子夏

之言乃謂之聖人何也其再上皇帝書云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論語所載乃子貢之言今直指爲孔子書之再上又非穎達倉卒閒答比何爲多誤如此紹興閒中書舍人張嶠代秦檜之請先至江上諭諸帥招討劄子云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又其末云臣言如不可行卽乞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誤以告太甲爲相湯孔



子引周任之言又誤指以爲孔聖當時朝士作詩譏之事見周益公詩話夫以穎達文忠公之才猶如此于張嶠何責焉要之告君之際須謹之又謹可也石建奏事下驚馬字不足恐獲譴建父子雖無文學其諱重殆可法也

淳祐閒行括田法令百姓履畝自實無名子作詩云棄淮棄蜀棄荆襄卻把江南寸寸量量得畝田多一尺尺頭能有幾多長時宰聞之亟寢其事焉宋景文公常言爲文之要意不貴異而貴新事不貴僻而貴當

語不貴古而貴淳字不貴怪而貴奇善夫

宋景文作新唐書人以札闥誚之札闥者世俗厭夢之

語謂書門也譏其好奇耳唐徐彥伯爲文率易新語

如以鳳閣爲鷗閣龍門爲蚪戶金谷爲銑溪玉山爲

瓊岳芻狗爲卉犬竹馬爲篠驂月兔爲陰魄風牛爲

颯犢後進爭效之謂之澀體則其札闥甚矣

丈人之義本于易尊稱也史記荆軻傳家丈人召高漸

離擊筑索隱曰謂主人翁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

人尊父嫗爲丈人漢書宣元六王傳云丈人者竊淮



陽憲王外王母卽張博母也據此皆尊貴之稱今世俗乃獨呼妻之父爲丈人或云本漢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之語又云泰山有丈人峰故亦稱曰泰山唐開元十三年封泰山三公以下例遷階張說爲封壇使說壻鄭鑑以說故自九品驟遷至五品兼賜緋因醮明皇訝而問之鑑無以對伶人黃翻綽奏曰此泰山之力也疑妻父稱爲泰山或本諸此然于丈人之稱殊無意義予一日閱天文志有丈人星其下曰子星孫星妻妻爲嗣續計丈人之稱或有取于丈人

星之義歟

世謂大笑爲絕倒山谷詩淵明醉握遠公手大笑絕倒人不嗔然晉書王澄字平子有高翹少所推服及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則絕倒因歎息也北齊崔瞻使陳過彭城讀道傍碑絕倒從者以爲中惡史謂是碑瞻父爲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則又因哀感而絕倒矣要之絕倒者形體歎傾不自支持之貌笑而絕倒歎而絕倒哀而絕倒皆以形體言不專謂大笑也晉杜預上疏請伐吳有曰萬一孫皓悔過徙都武昌增



晉兵夏口盡築江南諸城城不可攻野無所掠明年之計恐無及矣晉與吳爲敵國元凱所慮正守江之良策而皓不知出此季世恃長江爲險武昌無重臣夏口無重屯江南無高城深池豈亦不知古今者之過歟

關節下所以通款曲於上唐段文昌言於文宗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漢佞幸傳高祖有籍孺孝惠有閔孺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又梁孝王傳有所關說于帝則關節亦可云

關說打揲趙康靖公聞見錄云須當打揲先往樓辨又東坡與潘彥明書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揲相伴今俗以揲爲疊非也墨屎

上武悲反下丑知反

默詐貌見博雅

及列子力命篇鶻突不分曉貌一作糊塗太宗欲相

呂正惠公左右或曰呂端爲人糊塗呂原明家塾記

云讀爲鶻突食醫心鏡有鶻突羹正作鶻突字罷休

吳人言罷以休之方言也闔閭語孫武曰將軍罷休

屏營驚惶貌國語申包胥曰楚靈王獨行屏營東漢

劉陶上議曰屏營傍徨不能監寐併常俗謂收拾世



說長豫常爲曹夫人併當箱篋狻猊不情貌周顛答  
賓從絕句十載文章敢憚勞宋都回鷓爲風高今朝  
甘被花枝笑任道尊前愛狻猊裝潢俗云羅列張大  
貌唐六典崇文館有裝潢匠五人熟紙匠三人秘書  
省裝潢匠熟紙匠各十人踏跂不振貌西陽雜俎載  
錢知微賣卜爲韻語曰足下踏跂不肯下錢惛惛迫  
促苟簡貌陸裘銅籠賦惛惛瀾漫亡耦失疇埤蒼曰  
惛惛寂靜也音與惛惛同而義異唐突振觸貌馬融  
長笛賦曰瀉瀑噴沫犇遯碣突李善注碣趨郎切李

白赤壁歌鯨鯢唐突畱餘跡而曹子建牛鬪詩行至  
土山頭歛起相搪突則唐又作搪旁午儀禮曰度尺  
而午注云一從一橫曰旁午施行朝廷移文州縣必  
云主者施行見東漢黃瓊傳又石鼎聯句詩此物方  
施行樓羅蘇鶚演儀曰榦了之稱朶齊文宣時王昕  
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梁元帝風人辭城頭網雀樓  
羅人著而南史顧歡傳曰蹲夷之儀樓羅之辨又說  
苑載朱貞白詩太婁羅乃止用婁羅字五代史劉銖  
傳云諸君可謂儂人矣則又加人焉卑末伶人自



稱樂巴傳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宿留俗謂逗留也列子黃帝篇趙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商欽順釋文云留力救切謂宿留而視之又史記天子幸緱氏城拜公孫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滑稽談諧貌屈原卜居云甯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史記有滑稽傳寄附唐異聞錄薛防作霍小玉傳云大歷中寄附鋪侯景家倚撫徧拾人善惡貌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劉季緒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撫利

病唐書來俊臣倚撫諸武韓退之石鼓歌倚撫星宿遺義娥跋扈毛詩無然畔援鄭註畔援猶跋扈也梁冀跋扈將軍西京賦睢盱拔扈拔即跋也媒槩漢書司馬遷救李陵之言曰全軀保妻子之臣從而媒槩其短孟康註媒猶酒釀槩謂釀成其罪宋景文新唐書記程元振惡李光弼則云媒蝎以疑之蓋本唐書宦官傳如媒而成如蝎之蠹之語絳闕晉摯虞較古尺曰度量之由生皆絳闕而不通黜黜上音紙衛恆說字勢曰或黜黜點黜狀似連珠勞曹忉怛公綏嘯



學海類編  
賦旬磻勞曹煥懷晉禮儀志有懊懷歌鑿糟見漢書  
鑿皋蘭下註

永昌卜陵命司天監苗昌裔相地西洛既覆土昌裔領  
董役內侍王繼恩登山顛周覽形勢謂之曰太祖之  
後當再有天下繼恩默識之太宗大漸繼恩因與參  
知政事李昌巖樞密趙鎔知制誥胡旦布衣潘闡謀  
立太祖之孫惟吉事洩呂正惠公時爲上宰鎖繼恩  
而迎眞宗于南衙卽位繼恩等尋被誅竄然昌裔之  
孫逢聞其祖之語猶與方伎李士甯醫官劉育蠱惑

宗室世居其謀不軌以致敗死靖康末趙子崧太祖  
六世孫也剽竊此說適二帝北狩遂與門人傅亮歆  
血而盟以倖非常傳檄云藝祖造邦千齡而符景運  
皇天祐宋六葉而生眇躬繼聞高宗登極惶懼歸命  
後爲人以檄文訐之亦竄嶺南至紹興元年十一月  
駐蹕於越上越縣丞婁寅亮永嘉人上疏其略曰太  
祖舍子而立弟天下之大功也周王薨章聖取宗室  
子育之宮中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制詔英  
祖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



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  
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惟陛下追  
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者乎崇甯以來諛臣進說  
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之  
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臣恐祀豐于昵仰  
違天鑑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欲望陛下于子行中遴  
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  
嗣之生廣選宜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  
班以備環列席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高

宗覽之大寤遂詔太宗正妻定郡王令疇訪求宗室  
伯字號七歲以下者十人入宮備選于是阜陵實在  
選中自後光甯理度皆太祖之後昌裔之說始驗然  
一語不謹既誤繼恩又誤昌齡輩又誤其孫逢又誤  
子崧諸人貽禍百五十餘年雖輕淺之徒棄生僥倖  
亦皆昌裔之罪也是故青烏之術聖賢不道禹

湖州何山寺主僧德明晚自號鐵鏡余爲作頌曰人閒  
萬事澀澀脂脂胷次九流明明了了要知鐵鏡非鐵  
山中晦明昏曉嘆六州四十三縣鑄不成八萬四千



同。照。梁庾信至北方讀溫子昇韓陵山寺碑愛而錄之曰唯  
 有韓陵一片石稍可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  
 耳然子昇之文恨不多見魏史載闔闔門上梁祝文  
 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太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簡  
 枚卜無違雕梁乃鸞綺習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  
 居宸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真可共語  
 者也

是卷校正六十一字 初四日



佩韋齋輯聞卷四

元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著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先儒謂春秋傳  
 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余嘗疑之按史記云兵車之會  
 三乘車之會六而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二蓋莊  
 十三年會於北杏十四年會於鄆十五年又會於鄆  
 十六年同盟於幽十七年同盟於幽僖元年會於櫟  
 二年盟於貫三年會於陽穀五年會于首止七年盟  
 於甯母九年會於葵丘實十有一也孔氏註曰鄭氏



學海類編  
不取北杏及陽穀故曰九合然北杏之會平宋亂也  
宋有弑君之事而齊平之何不取也縱以蓬人不至  
宋人背盟而不取之猶云可也陽穀之會謀伐楚也  
何爲亦不取之或者又曰會雖十有一再會豈鄆再  
會豈幽其地凡九故曰九合然亦有所未盡也夫子  
此語正以齊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以故稱之北杏  
之盟遂人不服鄆之始會請師于周僅取成于宋而  
還霸業皆未成也自莊十五年再會于鄆則霸業成  
矣左氏于是會也爲之傳曰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夫

自始霸之年歷數至於葵丘之會其合諸侯凡九是  
以謂之九合也此可以祛諸家之惑矣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子張學干祿與夫問達  
問行皆爲人也非爲己也孔子於學干祿則曰言寡  
尤行寡悔於問達則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於問  
行則曰言忠信行篤敬皆使之返求諸己焉及子張  
書諸紳則其覺悟也至矣他時士見危致命見得思  
義祭思敬喪思哀之語與夫五美四惡之問豈復前  
日之子張耶信乎學之能變化氣質也



伊川曰樂隨風氣至韶而極備者堯之時洪水方割四  
凶未去和猶有未至也舜以聖繼聖治之極和之至  
故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宰子晝寢夫子譬之朽木譬之糞牆疑其責之太過晝  
而假寐亦人情有所不能免若寢則不可也語曰寢  
不尸曰寢不言又曰必有寢衣蓋寢非假寐也君子  
以嚮晦入寢息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正晝之時乃  
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神昏氣惰其不足進於道明  
矣此聖人所以深責之也况禹惜寸陰周公坐以待

旦聖人之汲汲如此晝寢其可乎

孔門言仁多兼知而言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與夫知  
及之仁能守之知者不惑仁者不憂不可具舉蓋知  
者知此者也仁者行此者也致知近乎知力行近乎  
仁未有不能知而能行者令尹子文三仕三已喜愠  
不形於色至如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謂之忠  
可也然仕止久速其知不足以知之至於三已而不  
寤槩諸色舉翔集者何如哉故不與之以仁也臣弑  
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崔杼于齊其蓄不臣之志已久陳文子與之同朝力  
能誅杼則誅之不能則去之不於此時決去就之分  
至於齊侯遇弒乃棄十乘之馬而違之其知可知矣  
亡雖越境許之以清可也亦焉得為仁哉未知焉得  
仁皆言于知猶未盡焉得為仁也擇不處仁焉得知  
語意正相類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  
厭之孔氏以矢為誓朱子亦曰矢誓也所誓辭也如  
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

厭棄絕也而孔氏古註乃謂與之呪誓義可疑焉及  
觀程氏外書朱公掞記伊川先生語乃以否為否泰  
之否天厭之者天厭吾道也正天喪予之意後見韓  
文公筆解亦曰矢陳也否當為否泰之否厭當為厭  
亂之厭孔以矢為誓非也又以厭為擲益失之矣孔  
子見衛君任南子用事乃陳衛之政理告子路云予  
道否不得行汝不須不說也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  
泰吾道乎如此則矢乃皋陶矢厥謨之矢伊川退之  
皆一代鉅儒皆以否為否泰之否意必有所見姑錄



之以俟後之君子吾爲吾泰之吾意必育視良故  
子曰甚矣吾衰也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盛時  
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常常見之今周公之  
夢久不復作則其志慮之衰也甚矣野古千益云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先儒謂脩脯也十脰爲  
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苟以禮  
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按杜體論曰束修之業其  
上在於不言其次莫如寡言又後漢馬援傳註云男  
子十五以上爲之束修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修訖

無綴玷註束修謂年十五以上延篤傳註束修爲束  
帶修飾不可以束修之問不出境一槩論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學之至於斯也  
先儒謂韶盡美又盡善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  
美之如此程氏又以爲三月音字之誤學之之說蓋  
本諸史記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聘魯請周樂自  
周南以下歌諸國之風自象箛以下備三代之舞至  
舞韶箛札曰德至矣大矣如天之無不疇也如地之  
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則魯未嘗無



學海類編  
五  
韶也孔子魯人也使孔子而欲學之歸而求之魯可也何爲至齊而始聞之始學之哉韶舜之樂也舜之後封于陳懿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齊侯使敬仲爲卿敬仲辭使爲工正蓋陳氏得政于齊之始也自是之後陳氏浸彊昭五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晏子語叔向已有齊其爲陳氏之說至八年魯亂孔子適齊于是聞韶則陳氏之得志於齊久矣三月不知肉味蓋憂齊之將亂非學之也曰不圖爲學之至于斯也非美之也當時

之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晏子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矣是陳之強齊之弱不特孔子知之而晏子亦知之不特晏子知之而景公亦自知之矣聞韶之歎孔子其能自己乎是時景公欲待孔子以季孟之閒旣而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而孔子亦不欲留焉者此也卒之哀十有四年陳恆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則聞韶之歎豈聖人過憂哉



雍也可使南面朱子云仲弓爲人寬洪簡重有人君之體故可使南面然莫審其說或者謂雍也仁而不佞仁則寬洪不佞則簡重意必本乎此非苟爲是言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註與平聲或如字踧踖恭敬不甯貌與與威儀中適貌橫渠曰與與不忘嚮君也而伊川答王信伯之問乃曰與與容與之貌蓋踧踖則不安與與則易肆踧踖而與與恭而安也伊川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亂聖人豈有作亂之事但恐亂其氣血或致疾或語言顛錯容

貌傾側皆亂也

其不辨王昏不辨曰出文公不辨王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石林葉少蘊解此甚詳且有理因次其說諸侯莫盛於桓文桓文之霸莫盛於首止之盟與溫之會桓公之盟首止也意謂太子鄭將廢已朝而諫之王從則太子安不從則廢諫之從違未可知也吾爲會而會世子使天下諸侯皆知世子之爲鄭而共尊之雖有惠后之變愛襄王不得而行其私矣故春秋曰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俄而曰諸侯盟



于首止夫別其文曰會王世子再見諸侯也盟而世子不與辭繁而不殺其與桓公可知矣若文公之會則不然吾霸諸侯矣諸侯孰不吾畏吾既可率諸侯以會溫則率之以朝朝京師亦可也文公乃不朝主而召王其意蓋示天下曰王猶從我其誰敢不從不過挾天子以命諸侯耳故春秋曰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俄而曰天王狩于晉河陽先言會而繼之以狩則文於是乎病矣故桓公之召世子正也其不朝王者不得已也文公不朝王

下因已之霸脅諸侯以召王以迹觀之若正其所以召之則譎也

子擊磬於衛一章說者謂荷蕢譏孔子人不知而不止孔子故責其果於忘世而不爲按孔子歷聘諸國獨於衛而擊磬何也衛自曠輒之亂父子之分蕩然矣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則孔子之欲辨其名分也久矣擊磬于衛非無意也石聲磬磬以立辨亦欲辨其上下之分而已荷蕢隱者知孔子之心過而問之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



而曰鄙哉言其闕於事也硜硜乎硜硜石聲也謂子擊磬雖硜硜有聲莫知己也斯已而已矣傷時人之不知也於是又援衛風之詩曰深則厲淺則揭夫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曰厲曰揭以淺深別之今衛之父子奸名犯分至成滔天之惡非可以淺深論也子曰果哉以其說爲然也未之難矣天下之事正之於始爲易救之於末爲難衛之至此吾亦末如之何也已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

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朱氏謂其斯之謂與此上疑有闕文恐在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下仍析爲三章後闕無垢張氏心傳錄卷怨云見善如不能及怠而不進也見不善如探湯初雖畏之探湯之不已則漸入之矣是漸而入於惡也於善而不進於惡而漸入其人何如哉齊景公欲待孔子以季孟之間孔子告以君臣父子而說不



可謂不見善也然終不能用孔子是不及也貪利之心浸浸不已積焉至於千駟豈非不善而漸入乎孔子與景公同時故曰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至若伯夷叔齊則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者今無其人矣故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其斯之謂與所以結上章之意是說亦有取焉愚嘗觀景公與晏子譎陳氏之事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之公曰善哉魯不能矣斯言也豈非見善不及之謂乎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此為為人君者言

此段公年  
據孔子名  
弟子問士  
危以命  
之西趨而  
晁以劣  
五則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章先儒解之不甚詳蓋費乃季氏之邑不狃不得志于季氏與陽虎謀去三桓不克而畔夫謀去三桓不克而畔乃畔季氏非畔魯也故史記世家曰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況孔子亦素有惡三桓之意其為大司寇攝行相事定公十二年使仲由為季氏宰墮費墮郈墮邾則不狃之以費畔或者疑與孔子之意合是以欲往也不然孔子豈



可謂不見善也然終不能用孔子是不足也貪利之

若寧我短表

尚矣可與事君

士見危致命

王者之廷

心上的別在公山并擾修

君之欲臣如此者

子思之言

趙其之所作章題辭

子何尚矣

心上的別在晁氏多誤下

夫謂去三桓不克不田不田

家曰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況

孔子亦素有惡三桓之意其為大司寇攝行相事定公

十二年使仲由為季氏宰墮費墮郈墮則不狃之以

費畔或者疑與孔子之意合是以欲往也不然孔子豈



輕于從不狃者哉取後不狃與叔孫輒奔吳吳為邾故  
將伐魯叔孫輒勸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  
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所惡而欲覆宗  
國不亦難乎自定至哀隔二世自定九年不狃畔而去  
至哀六年吳將伐魯隔十有五年不狃之去魯久矣尚  
眷眷于魯如此則不狃非特不畔魯且忠于魯者也特  
子路未知不狃之心耳然孔子始雖欲往而終亦不往  
者豈不以不狃以輕怒使陽虎逐仲懷其所守不固邪  
門弟子書公山弗擾召則曰以費畔佛肸召則曰以中

牟畔中牟亦晉大夫趙襄子之邑佛肸非畔晉也  
論語記孔子答門弟子處皆有曰字惟答宰我短表之  
問曰食夫稻衣夫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女字  
上不書曰字此記言者善形容聖人深嫉宰我之意禮  
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蔬食水飲受以成布期  
而不祥始食菜果練冠縗緣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  
理夫子以此發宰予不忍之端而予忍之所以絕之之  
深嫉之之至也夫也問之辭也罷歸則曰猶則猶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



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先儒以患得之謂患  
不得之愚謂鄙夫劣闇之稱世謂鄙陋鄙俗鄙俚鄙吝  
鄙俚皆其人之不足道者也故于未得之先反以得為  
患懼不能勝其任也既得之又狃于富貴利祿而患失  
之心生為苟患失之則無所不至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  
矣下三句皆言思死生亦大矣而見危致命獨不言思  
何也士而見危便當致命正不必思也思之則宮室之  
美妻妾之奉所識之窮乏者皆足以動其心而拂亂其

所為矣李陵欲得當以報漢南霽雲曰將以有為皆不  
必思而猶有思也夫提卒五千轉戰萬里矢盡道窮陵  
可以死矣睢陽既陷巡遠就戮霽雲何容復有為哉不  
必思而猶有思此李陵所以生降墮其家聲而南八男  
兒死耳之語巡所以呼霽雲而警悟之也然子張于士  
則曰見危致命孔子于成人則曰見危授命蓋授者安  
于天而致則以人力為之所以有成人與士之異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  
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  
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泚諸  
人也此本一章所以發明春秋大義說者析為二章頗  
費辭說蓋因有兩孟子曰之故殊不知中有孔子曰一  
句故下不得不再書孟子曰以別之不然則五世之說  
似皆為夫子之言矣其大旨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  
亡然後春秋作春秋非孔子自作也晉之乘楚之檮杌  
魯之春秋三史所述其事莫過于桓文其文則史也孔  
子謂丘竊取三書之義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獲麟絕

筆之後至孟子游梁之時已百四十有餘年三十年為  
一世以成數計之蓋五世矣君子漸潤之澤小人汙染  
之澤至此五世皆斬然矣李彪乞修史表云東觀中圮  
冊勳動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一日不書百事荒蕪即  
此意也戰國之世善惡不明亂臣賊子復接跡于天下  
孟子憂之欲繼孔子而作春秋其聖不及孔子故曰予  
未得為孔子徒也徒猶斯人之徒及非吾徒也之徒不  
過退取春秋之旨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而已  
故曰予私泚諸人也私泚正與竊取之義同如此則一



章之旨昭然易見也... 晁氏客語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思與鄉人處  
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若隘也然不念舊惡所以為  
伯夷柳下惠不羞汙君不畀小官雖袒裼裸裎不以為  
浼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為下惠也...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此為為人君者言

也非為臣者所以責其君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  
離此為為人父者言也非為子者所以責其父

子思之言渾涵孟子之言鈛利禮記載子思答舊君反  
服之問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  
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  
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如此而  
已而孟子則反覆辨論至謂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  
視君如寇讎於此可以覘子思孟子之學矣

趙臺卿作孟子題辭有曰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



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  
伸三代之遺風意則然矣孟子生戰國之時炎劉未  
奮孟子亦何由知之此亦遺文之病若曰本之讖緯  
則聖賢不道也首不亦薄乎又何又賦之奇哉此而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  
妻之註疏皆不言孔子之兄之名按史記索隱叔梁  
紇先娶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跛求婚于顏  
氏而娶徵在遂生孔子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先儒匏謂匏也匏瓜繫

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愚嘗疑而維其  
義一日讀風之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乃知匏可  
繫以濟涉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是也又莊子  
今子有五石之匏何不矙以爲大樽而浮於江湖之  
上司馬氏云樽如酒器縛之于身浮於江湖可以自  
渡猶結綴也所謂腰舟然匏雖可繫而味苦且其中  
呶然故不可以食

先儒曰文章與時高下政厖土裂則三光五嶽之氣分  
三光五嶽之氣分則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故



三代之文至春秋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  
列國而病唐興復起意是固然矣然政之厯土之裂  
莫春秋戰國爲甚吾夫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  
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卒使彝倫叙人極立亂  
臣賊子懼一時游夏公孫丑萬章之徒皆得以與斯  
文之盛是豈以政厯土裂病哉下是如荀卿楊雄之  
輩顧時之治亂銳然振斯文而起之亦足以繼往哲  
而詔來者又下而諸葛孔明以出師一表繼伊訓說  
命於三國鼎沸之時陶淵明以歸去來辭傳于典午

灰燼之日而當世斯文亦賴以不壞不泯然則文章  
果與時高下乎哉獨宋自渡江以來文人才士視東  
都諸老若有愧焉故說者嚮以光嶽氣分而議之然  
乾淳端平之際如朱公熹張公栻呂公祖謙眞公德  
秀葉公適陳公傅良魏公了翁相繼以道自任以文  
自鳴卒使後生小子習見典刑爭自濯磨於學亦不  
可謂今無人也惟末年學士大夫篤意舉業以進取  
亂其心以富貴利達蕩其志于是文氣委蘄而文之  
古者始寥寥然不見於世是非光嶽氣分之病也人



實病之也方今東西南北寸地尺土靡不臣屬三光  
 五嶽之氣渾然合與大抵在今日余老矣不得與於  
 斯文之盛然所以作新而振起之如韓愈歐陽修者  
 將必有其人惜乎不得而見之矣嗚呼光嶽之分合  
 其與於斯文之興廢也耶抑無與於斯文之興廢也  
 耶

是卷行正四十字補脫又五則別鈔州入

丙寅年正月





